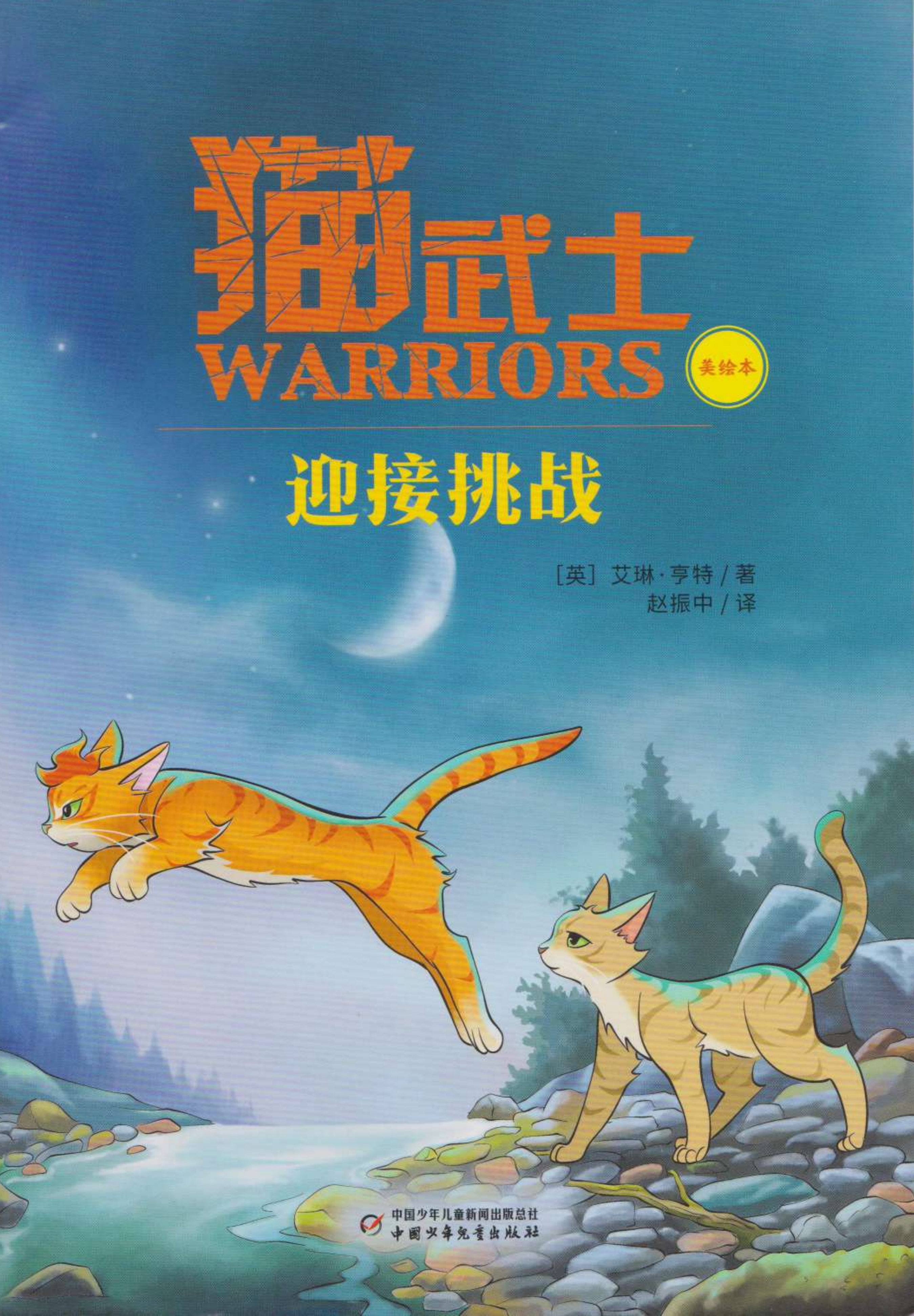
猫武士
WARRI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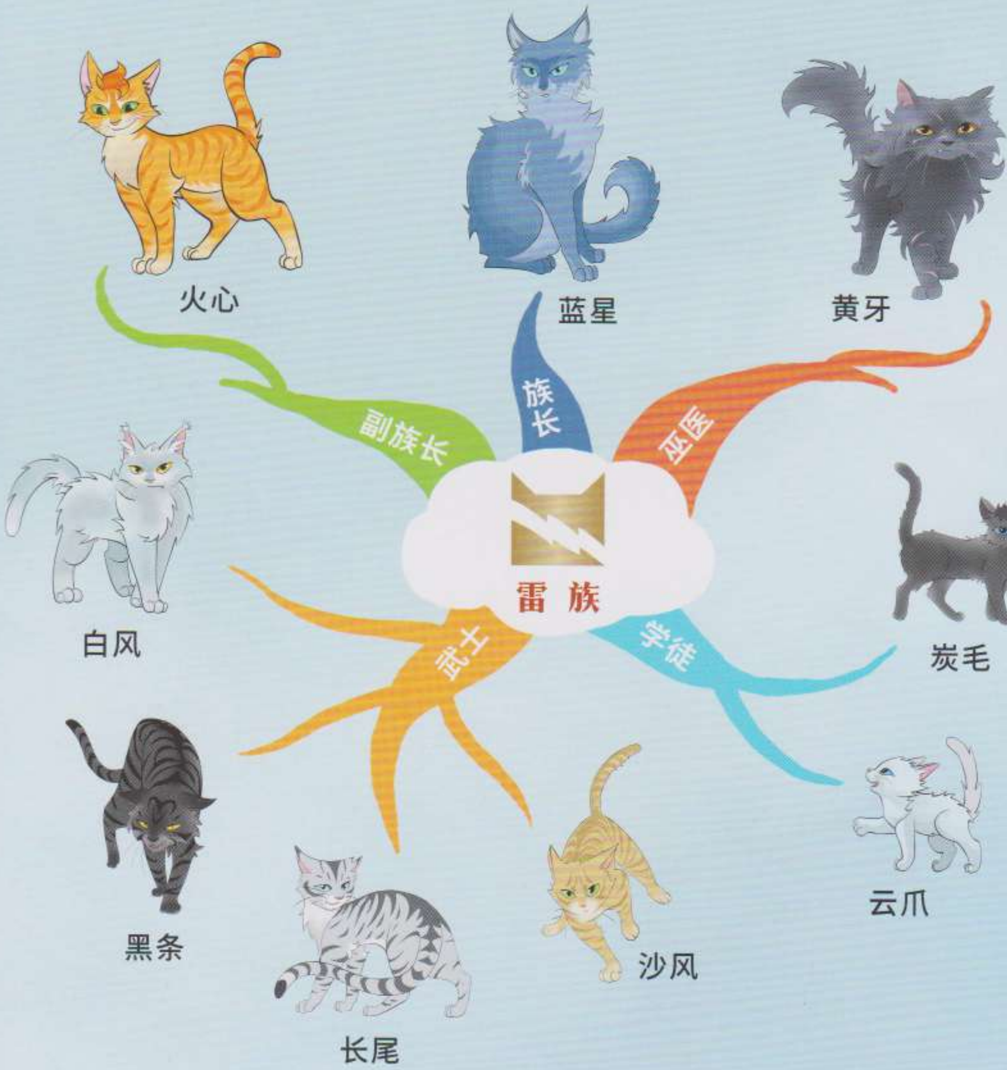
美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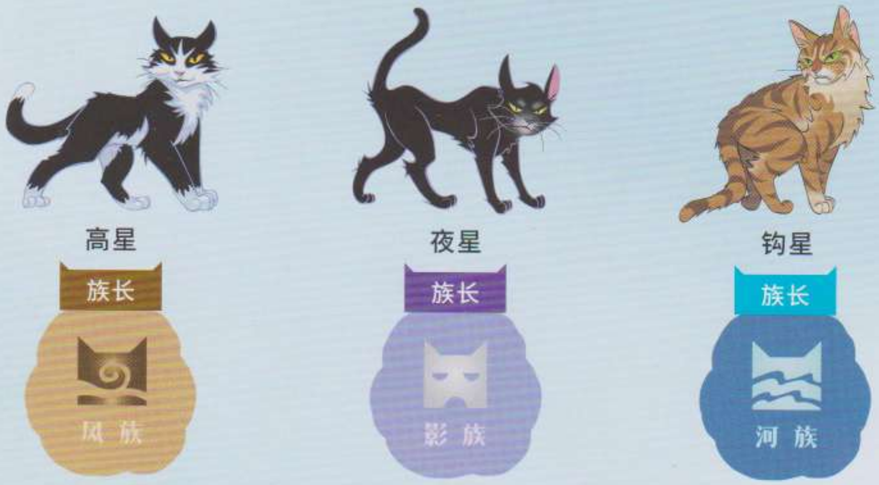
迎接挑战

［英］艾琳·亨特／著
赵振中／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雷族
族长
蓝星
副族长
火心
巫医
黄牙
学徒
炭毛
云爪
武士
白风
黑条
长尾
沙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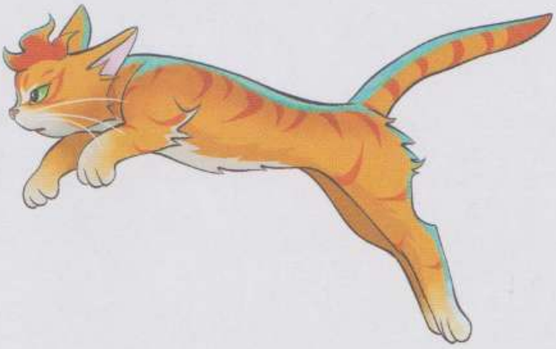

高星
族长
风族
夜星
族长
影族
钩星
族长
河族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迎接挑战

［英］艾琳·亨特／著
赵振中／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迎接挑战 /（英）艾琳·亨特著 ；赵振中译.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4
（猫武士 ：美绘本）
ISBN 978-7-5148-7949-0

Ⅰ. ①迎… Ⅱ. ①艾… ②赵… Ⅲ. 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英国－现代 Ⅳ. ①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34030 号

YINGJIE TIAOZHAN
（猫武士美绘本）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出 版 人： 孙 柱
执行出版人： 马兴民

插 图： 刘 野
装帧设计： 舒穆禄
策 划： 何强伟
责任校对： 杨 雪
责任编辑： 郭亚丽
责任印务： 厉 静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编 辑 部： 010-57526309
总 编 室： 010-57526070
发 行 部： 010-57526608
官方网址： www.ccppg.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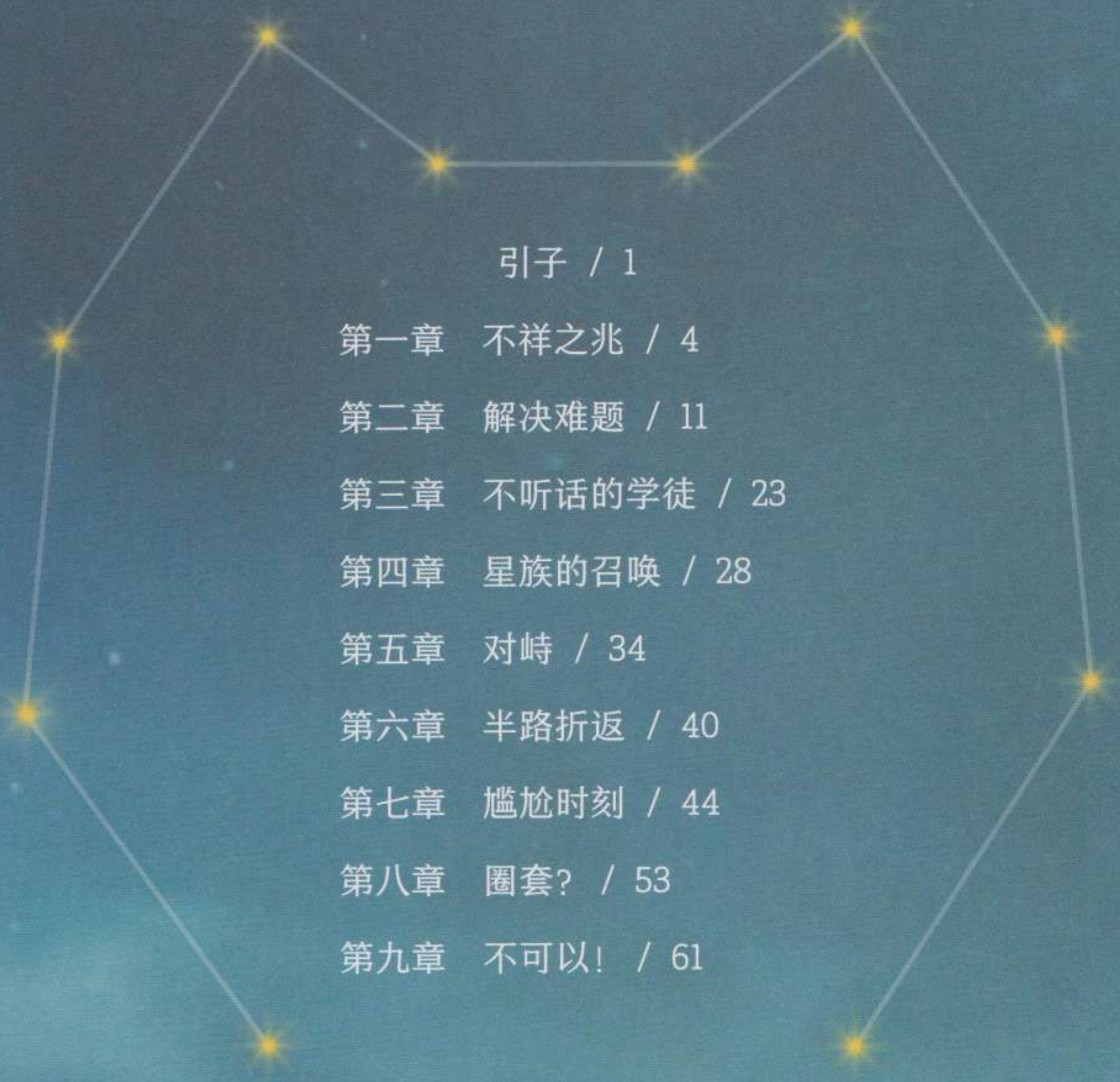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5
版次： 202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2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68 千字

ISBN 978-7-5148-7949-0
定价： 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 010-57526069，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不祥之兆 / 4
第二章 解决难题 / 11
第三章 不听话的学徒 / 23
第四章 星族的召唤 / 28
第五章 对峙 / 34
第六章 半路折返 / 40
第七章 尴尬时刻 / 44
第八章 圈套？ / 53
第九章 不可以！ / 61

你必须透过他的外表去看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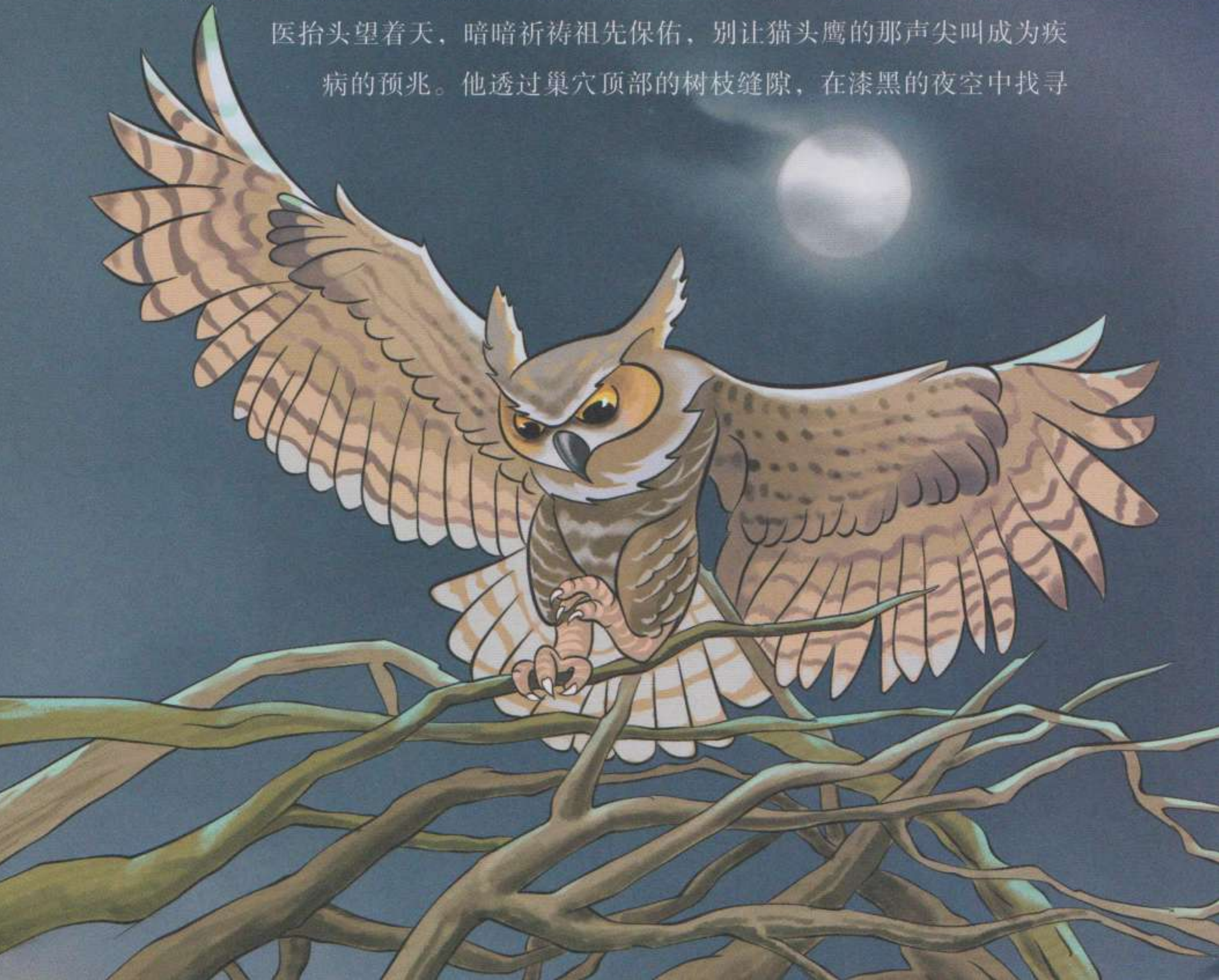
You must look beyond the color of his pelt and try to see the cat inside.

——炭毛

引　子

月色苍茫，呻吟声阵阵入耳。在森林的灌木丛里有两只猫，一只在痛苦地挣扎，另一只则低着头站在一旁。站立着的那只猫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巫医，不过，此刻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族长被病魔击倒而束手无策。这场瘟疫已经夺去了无数条生命，凡是得了瘟疫的猫，无不四肢抽搐、高热不退，这名巫医实在想不出还有哪种药物能够治疗这个怪病。那位族长的身体又剧烈抽搐了一下，瞧得那位巫医胆战心惊，毛都竖立起来。

忽然，丛林中响起一声猫头鹰的尖叫。巫医心里一沉。在丛林中，猫头鹰总是伴随着死亡，他们偷走猎物，甚至趁母猫不在时掳走她们的孩子。巫医抬头望着天，暗暗祈祷祖先保佑，别让猫头鹰的那声尖叫成为疾病的预兆。他透过巢穴顶部的树枝缝隙，在漆黑的夜空中找寻



银毛星带。但天上浓云密布，遮挡住了所有的星星。巫医心里愈加恐慌。难道祖先们竟然在这个危急关头弃他们而去吗？

冷风吹过，吹得树叶沙沙作响，也吹动浮云，露出了一颗星星。微弱的星光照进巢穴，黑暗中，族长深深舒了口气。巫医的心里又浮现出一丝希望：星族终归没有抛弃他们。

想到这里，他心里稍微松快些，仰起脸默默感谢祖先们保住了族长的性命。就在这时，他的脑海深处响起了精灵们的细语声，他们在谈论即将到来的辉煌战争，在谈论新的领地，在谈论从旧族群的灰烬中崛起的一个伟大的族群。巫医喜不自禁，激动万分：这颗星星传来的信息远不止于族长的生还。

忽然，一对巨大的猫头鹰翅膀掠过，遮住了星光，巢穴内立刻陷入黑暗。那只猫头鹰尖叫着落在巢顶，用利爪扒拉巢顶的树枝。想必它是嗅到了病猫的气味，想乘虚而入吧。不过幸好巢顶的树枝十分密实，猫头鹰无法扒开。巫医吓得紧紧趴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翅膀的扑棱声，随后渐渐消失在丛林里。巫医坐起来，心怦怦直跳。他又望了望夜空，那颗星星却已不见踪影。巫医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一只公猫走过来紧张地问：“你听到了吗？”巫医知道大伙儿都在等他诠释刚才的预兆，急忙从巢穴走了出来。武士、猫后和长老们已经聚集在会场的另一边。巫医没有急于走过去，而是竖起耳朵听大伙儿的议论。

一名目光炯炯、全身花斑的武士低嘶着说：“猫头鹰来这里干什么？”

一名长老胆怯地说：“它们从不往营地这边来。”

长老旁边的一名武士问：“有谁的幼崽被它掳走了吗？”

一名银灰色猫后回答：“这次没有。”她的三个孩子死于这次瘟疫，因此近来说话时总是流露出悲伤的感觉，“但它也许还会再来。它一定是从气味中得知我们生病了。”

一名虎斑猫武士走进会场，说：“你应该这么想，死亡的气味会令它退避三舍。”这名武士的脚上沾满了泥浆，身上的毛乱蓬蓬的。他刚刚掩埋了一个死去的同胞。他问：“族长怎么样了？”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那名花斑武士说：“我们也不知道。”

银灰色猫后哀声问：“巫医在哪儿？”

群猫随即朝会场这边望过来，巫医看见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惊惧的眼神。他从群猫渐趋惶恐的声音中知道，他们此时需要安慰，需要确知星族没有丢下他们不管。巫医深吸了口气，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缓缓走了过去。

那名长老低声说：“不用问巫医我就知道，猫头鹰的尖叫是死亡的预兆。”

花斑武士问：“你怎么知道的？”

那名猫后瞪着长老，说：“是啊，星族又不会同你说话！”她转头看了看走过来的巫医，焦急地问：“猫头鹰是个预兆吗？”

巫医有些不安，没有直接回答猫后的问题，而是说：“星族今晚和我说过话了。你们看到云层里的那颗星星了吗？”

猫后点了点头。突然，那名长老问：“那颗星星意味着什么？”

那名虎斑猫武士叫道：“族长会死吗？”

巫医迟疑了一下。

那名猫后哭着说：“他不会死的。他不是有九条命吗？星族刚刚在六个月前给了他九条命啊！”

巫医回答说：“星族已经尽力了。不过祖先们并没有遗弃我们。”他尽力不去想猫头鹰的翅膀遮住星光的事，继续说，“星族送给我们一个好消息。”

营地的一角传来尖厉的呻吟声，一名玳瑁色的猫后立刻跳起来跑了过去。其他猫等着巫医说下文。

一名年轻的武士问：“星族提到雨了吗？好久没有下过雨了，如果来场雨，也许能去去营地里的浊气。”

巫医摇了摇头说：“没有提到雨，不过，我们族群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通过星光，祖先们向我展示了未来，那是一幅恢宏壮丽的图景！”

那名银灰色猫后说：“这么说我们不会死喽？”

巫医斩钉截铁地说：“不仅不会死，我们还将统治整个丛林！”

众猫都松了口气。他们已经被这场瘟疫折磨了一个月，这下可算盼到头了。巫医这时转过头去，不让别的猫看见他颤抖的须子。他生怕大伙儿再向他询问那只猫头鹰的事，他不敢告诉大家星光被翅膀遮住究竟意味着什么可怕的事——为了焕然一新的面貌，这个族群将要付出最为高昂的代价。

第一章　不祥之兆

明媚的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照在火心身上，看上去就像是隐藏在苍翠欲滴的灌木丛里的一颗发光的琥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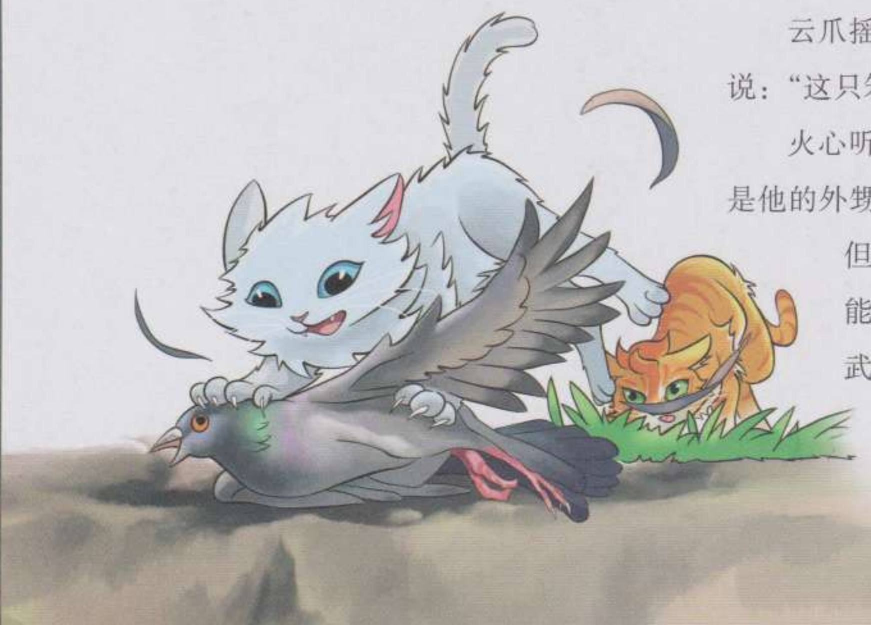
火心将身子俯得更低，脚步轻提轻落。他嗅到了鸽子的气味，馋得他直流口水。他一步步地爬过去，看到一只肥大的鸽子正在灌木丛里找食吃。

火心弯曲四肢，心里直痒痒。天没亮，他便带着巡逻队外出巡逻，回来后又带着狩猎队出去狩猎，此刻早已是饥肠辘辘。现在正值狩猎的大好季节，族群要趁着这个时候好好补充营养，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自从洪水过后老天便一直没再下过雨。火心带着狩猎队为族群捕到丰盛的猎物后，便独自出来猎食吃。他收紧肌肉，准备起跳。

忽然，一阵微风吹过，其中夹杂着另一股气味。火心张开嘴，略微侧了侧头。那只鸽子也嗅到了这股气味，它猛然抬起头展翅欲飞。不过迟了一步，就在火心错愕之际，旁边的一簇刺藤下突然闪出一团白影，扑上去将鸽子按在地上，接着咬住它的脖子，咔吧一声结果了它的性命。

火心流着口水站起来，从灌木丛里出来向那只白猫走去，说：“好样的，云爪，我竟然没有发现你。”

云爪摇晃着尾巴，沾沾自喜地说：“这只笨鸟也没发现。”



火心听了有些不自在。云爪既是他的外甥，也是他的学徒。他不但有责任教给云爪武士技能，也有责任训导他尊重武士守则。不可否认，云爪是一名优秀的狩猎者，但火心希

望他能够谦逊一些。有时，火心甚至怀疑云爪是否懂得武士守则，担心他不能养成忠贞不贰的品格。

云爪出生在两脚兽地盘，他的母亲是只宠物猫，是火心将他从小就带进族群。那些族生猫从来就瞧不起宠物猫，火心对此深有体会。火心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而竭尽全力，不过这个脾气倔强的学徒却与他的风格截然不同。

火心说："你之所以能捉到这只鸽子，只是因为速度够快罢了。你站在了上风向，虽然我没有看见你，但我嗅到了你的气味，那只鸽子也嗅到了。"

云爪的毛一下子竖立起来，犟嘴道："我知道自己在上风向！但我心里有数，这只笨鸟就算嗅到了我的气味，也逃不出我的爪子。"

看着学徒那副桀骜（jié ào）不驯的样子，火心怒气上涌，厉声喝道："这是只鸽子，不是笨鸟！一名真正的武士应当懂得尊重猎物。"

云爪反唇相讥："哼，好吧！昨天刺爪拖着松鼠回营地时，我可没见他表现出什么尊重。他说那只松鼠脑子痴呆，就连幼崽都能捉住它。"

火心吼道："刺爪还只是一名学徒。和你一样，他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

云爪捅了捅那只鸽子，满脸不高兴地说："我不是捉住它了吗？"

"要想成为武士，除了能捉到鸽子以外，还需要学更多的东西！"

云爪不服气地说："我的身手比亮爪敏捷，个头比刺爪大。难道这还不够吗？"

"可他们绝不会从上风向的地方捕捉猎物！"火心虽然知道他不该和学徒拌嘴，但云爪在不停地火上浇油，这让他忍无可忍。

云爪提高嗓门儿吵吵说："真是了不起！你这名优秀的武士虽然站在下风向，可这只鸽子却让我给逮着了！"

火心突然低嘶道："别吵。"他抬起头嗅了嗅空气。森林里出奇地安静，只有云爪的吵嚷声在回荡。

云爪望了望四周，说："什么事？我什么也嗅不到。"

火心承认道："我也嗅不到。"

"那你担心什么？"

火心直截了当地说："担心虎掌。"自从数月前虎掌被蓝星逐出族群后，他便时常出现在火心的梦中。他清楚地记得虎掌离开前说的那番话："火

心，注意睁大眼睛，注意竖直耳朵，注意往身后看。因为终有一天我会找你的，那时你就死定了！”

云爪不屑地说：“就算虎掌还赖在这里又能怎样？蓝星已经将他流放了。”

火心说：“我知道，现在鬼才知道他在哪里。但虎掌曾明确说过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才不怕那个逆贼呢。”

火心低声说：“哼，你的胆子倒不小！虎掌对这里的环境烂熟于胸，如果逮着机会，他会把你撕成碎片。”

云爪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不耐烦地拨拉着那只死鸽子说：“你当上副族长后变得越来越乏味了。如果你就只会用那些哄骗幼崽的故事来吓唬我，我可不奉陪了。我还要去给长老们找吃的呢。”说完，他丢下那只死鸽子，冲进灌木丛。

“云爪，你给我回来！”火心生气地吼了一句，接着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就让虎掌把这个小笨蛋抓走好了！”

他摇晃着尾巴衔起鸽子，一时间迟疑不决，不知道是否该帮云爪带回去。他最后决定“一名武士应当珍惜自己捕到的猎物”，于是将鸽子拖进草丛里，用草盖在鸽子上面。他一边忙活，一边希望云爪能记得回来把它带给那些饥饿的长老。他心想：云爪不把这只鸽子取回去，我就不让他吃饭。我的学徒必须要懂得即使在绿叶季，也不能浪费猎物。

炎炎烈日烤焦了大地，似乎连树叶里残存的水分也要蒸发掉。森林里出奇地安静，所有动物都躲藏起来以待夜间凉爽的时候再外出活动。这种寂静令火心心神不宁。也许他还是应该去把云爪找回来吧。

火心的耳边似乎又响起好友灰条的声音：“你该设法让他提防虎掌！”想起灰条，火心心中十分苦涩。如果灰条在这里，他一定会这么对火心说的。灰条和火心从当学徒时就形影不离，他们一同训练，一同嬉戏打闹。后来，灰条爱上了河族的母猫银溪，他们的关系才渐渐疏远，直到最后那场惨剧将他们彻底分开。如果银溪不死，也许灰条就会留在雷族。

火心扭了扭耳朵，思绪重回现实之中。他该回营地了。如今他是副族长，应该回去组织大家狩猎和巡逻了。只希望云爪能够好自为之吧。

火心穿过丛林，一口气跑到沟边。他停下脚步，心里涌起一种自豪和温馨的感觉。每当他回家时，都会产生这种感觉。虽然他的童年是在两脚兽地盘里度过的，但自从他踏入丛林的第一步起，他就深深知道，丛林才是他真正的归属。

雷族的营地就隐蔽在沟里，由于灌木的重重覆盖，沟外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形。火心跳进沟内，向金雀花通道走去。

他看见母猫柳带躺在营地门口处晒太阳。最近她刚从武士巢穴里搬出去，住进育婴室等待她的第一次分娩。

站在柳带旁边的是纹脸，她的两只幼崽正在地上翻滚打闹，扬起阵阵尘土。这两只幼崽和云爪都是吃纹脸的奶水长大的。云爪刚出生便被火心带进族群，是纹脸收养了他。云爪不久前刚刚成为学徒，纹脸的这两个孩子很快也要离开育婴室，开始他们的学徒生涯了。

高岩处响起议论声，火心抬眼望去，看见一些武士聚集在高岩下。他远远认出其中有黑条那身虎斑纹皮毛、奔风那柔软灵活的身段和白风那颗雪白的脑袋。

火心还没走近，就听见黑条刁难的声音："那么谁来带领中午这一班巡逻队呢?"

白风懒得同黑条斗气，只是淡淡地说："等火心回来后他会决定的。"

尘毛抱怨说："他早就该回来了。"

"我回来了。"火心大声说，分开众武士走到白风旁边坐下。

黑条冷冷地看着火心，说："哼，既然来了，能告诉我们谁率领中午这一班巡逻队吗?"

虽然火心坐的位置处在高岩阴影下，但黑条的话仍激得他冒了一身汗。黑条曾经是虎掌的死党，虽然他最终选择留下而没有继续追随虎掌，但火心始终怀疑他对族群的忠诚。火心说："就由长尾带队吧。"

黑条的目光从火心身上缓缓移向白风，眼睛里尽是轻蔑的神色。火心紧张地咽了口唾沫，不知道自己又说什么蠢话了。

白风神情尴尬地解释道："哦，长尾带着学徒出去了，他和迅爪要到天黑时才能回来，记得吗?"白风身边的尘毛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神态极为不屑。

火心心中暗想：我怎么忘了这件事！他说：“既然这样，就由奔风率领蕨毛和尘毛去好了。”

尘毛说：“蕨毛可跟不上我们的步伐。自从和泼皮猫们打完仗后，他的腿伤一直没有痊愈。”

“好了，好了。”火心强压住怒火，随口点名说，“那蕨毛就去狩猎吧，他可以随同鼠毛和……和……”

沙风主动说：“我和他们一起去狩猎吧。”

火心感激地冲她眨了眨眼睛，继续说：“和沙风一起。”

黑条说：“那么巡逻队呢？如果再不赶快决定，中午就要过去了！”

火心生气地说：“你就编入奔风的巡逻队吧。”

鼠毛温和地问：“那么夜间巡逻队呢？”火心看着鼠毛，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

白风接茬说：“我来带领夜间巡逻队吧。迅爪和长尾回来后，就让他们随我一同去吧，行吗？”

“那太好了。”火心环视众猫，见大家都还满意，不由得松了口气。

众武士纷纷散去，留下火心和白风。火心朝这名老年武士低下头说：“谢谢你，我本该事先做好计划的。”

白风说：“那样会好得多。以前都是虎掌来安排我们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我们都形成习惯了。”

火心移开目光，心里沉甸甸的。

白风继续说：“虎掌的叛逆行为给族群造成的影响太大了，大家现在都有些心浮气躁。”

火心知道白风在鼓励自己。他低估了这件事给族群造成的影响。虽然火心早就知道虎掌为了权力而行凶谋杀和编造谎言，但对于族群里其他猫来说，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他们很难相信这名英勇无畏的武士会掉转枪口指向自己的族群。白风的话提醒了他：即使他没有虎掌的威望，但他绝不会像虎掌那样背叛族群。

白风的话打断了他的思路：“我得去瞧瞧纹脸，她说有话要对我说。”说着低下头。白风毕恭毕敬的样子令火心有些意外，他尴尬地点头答礼。

白风走后，火心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响，他想起云爪捉住的那只肉鸽。此时白风的学徒亮爪正坐在学徒巢穴外的树墩旁清理身上的毛，火心想知道她是否给长老们带回来猎物，于是向她走过去。亮爪抬起头说：“嘿，火心。”

火心说：“嘿，亮爪。狩猎回来了？”

亮爪兴高采烈地说：“是啊，这是白风头一回让我独自去狩猎呢。”

“捉得多吗？”

亮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捉了两只麻雀和一只松鼠。”

火心夸赞道：“干得漂亮。我敢打赌，白风一定非常高兴喽。”

亮爪点了点头。

“你把猎物给长老们送去了吗？”

“是的。”亮爪显出一副担心的样子，焦急地问，“我做得对吗？”

火心连忙说：“你做得非常对。”如果自己的学徒这么乖就好了，按理说云爪早该回来了。仅靠两只麻雀和一只松鼠，长老们可吃不饱。他决定亲自去长老巢穴里一趟，看看他们是否深受暑热之苦。

“柳带就快要分娩了。”这是斑尾的声音。

一只眼高兴地说：“新出生的幼崽总能冲冲晦气。”

小耳嘟囔说：“我们可没什么晦气。”

团毛揶揄（yé yú）说：“你难道不担心仪式的事？”火心能想象出他那副对小耳不耐烦的模样来。

小耳说：“担心什么？”

团毛大声解释道：“想想任命副族长的仪式吧，就是几天前虎掌离开后的那个。”

一只眼生气地说：“虽然我有些耳背，可心里却不糊涂。”一只眼脾气暴躁，但却是一名睿智的长老，大家出于尊重都在静静地听她讲下文，“我认为星族不会仅仅因为蓝星没在午夜前举行仪式而惩罚我们，当时是有特殊情况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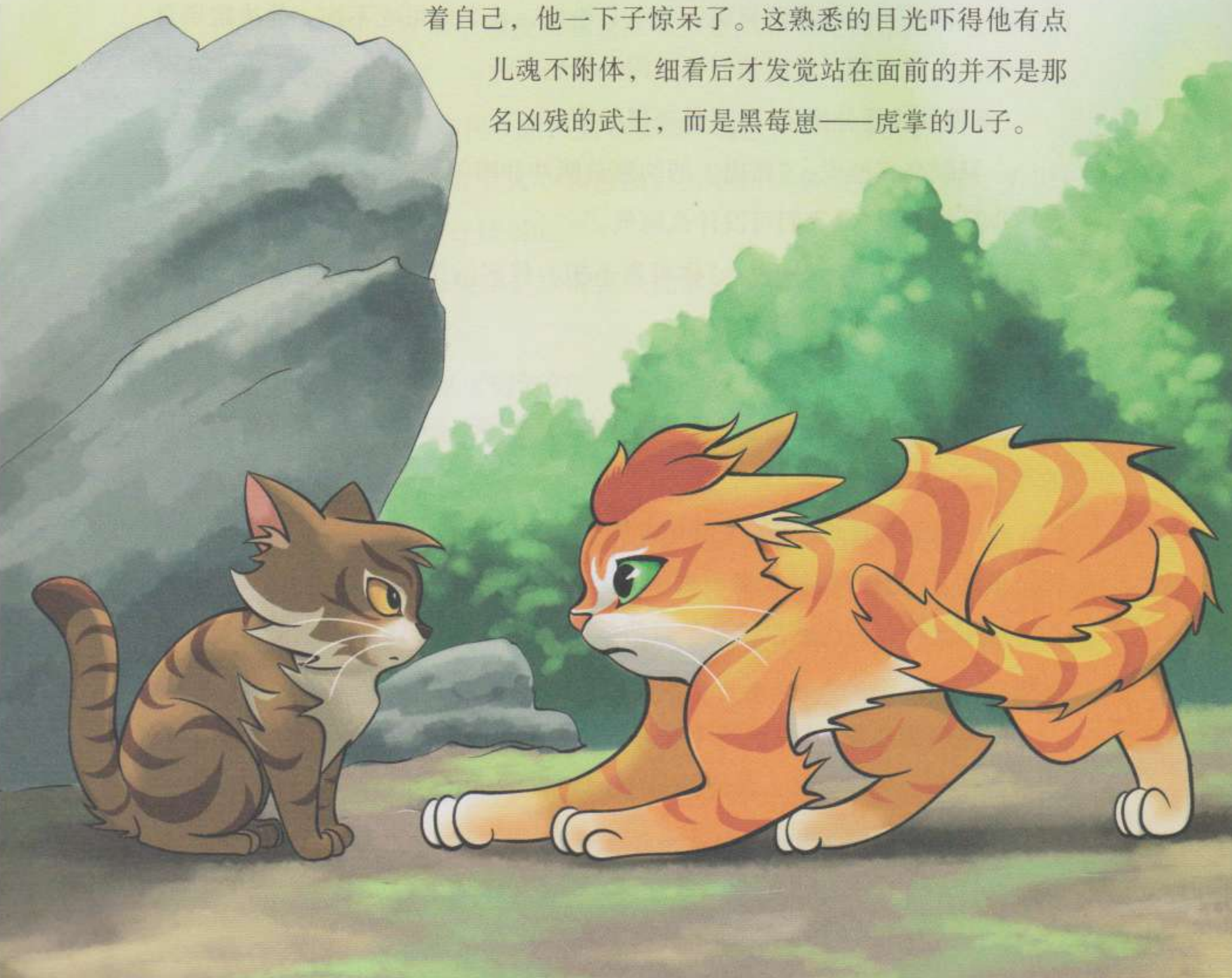
团毛烦躁地说：“但这绝不是好事！副族长叛变，新副族长又在午夜后才得到任命，星族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个族群呢？仿佛我们都不守本分，就连正确举行仪式都做不到。”

火心的脊背上泛起阵阵寒意。那天蓝星知晓虎掌的诡计并将他逐出族群后，心情极度低落，因此没能按时举行副族长的任命仪式。火心直到第二天才受到任命，所以许多猫认为这是个极坏的兆头。

小耳低沉着嗓子说：“据我所知，火心的任职仪式还是第一个打破了族群习俗的。虽然我不愿说，可我还是忍不住觉得，雷族在他的领导下只怕会面临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日子。”

团毛表示同意。火心心里怦怦乱跳，期盼着一只眼能为他说几句话，平息掉大伙儿的恐惧。不料这次连她也保持了沉默。虽然烈日当头，碧空万里无云，火心仍感到骨头都是冷的。

此时再进去已然不合时宜，因此他转过身，怀着焦虑的心情沿着空地边走开。他低头看着地上，怔怔出神。走近育婴室时，他感觉到育婴室门前有东西动了一下。他抬起头，忽然看见虎掌那双琥珀色的眼睛正炯炯发亮地瞅着自己，他一下子惊呆了。这熟悉的目光吓得他有点儿魂不附体，细看后才发觉站在面前的并不是那名凶残的武士，而是黑莓崽——虎掌的儿子。



第二章 解决难题

火心眼前闪过一个身影，他抬起头看见金花叼了一只姜黄色的幼崽从育婴室里走了出来。金花将那只幼崽轻轻放在黑莓崽的旁边，瞥见火心的神情后，她便立刻将尾巴卷过来护住两只幼崽，仰起下巴瞅着火心，似乎想质问他。

火心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心里感到非常愧疚。他在瞎想些什么？他可是副族长啊！他知道此时必须说些话，要让金花确信她的孩子会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他结结巴巴地说：“你的……你的两个孩子看起来很健康。”不过他的毛还是竖了起来，因为那只黑色的虎斑猫幼崽正注视着他，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模样像极了虎掌。

火心的爪子本能地伸出来紧紧抠住地面，他竭力抑制住内心的惶恐和愤怒，暗暗告诉自己：背叛族群的是虎掌，而不是这只小幼崽。

金花担心地看着那只较小的幼崽，告诉火心：“黄崽还是头一回到育婴室外面来。”

火心低声说：“他们长得真快。”

金花弯下脖子在每只幼崽的脑瓜上舔了一下，走到火心面前说：“你心里想些什么，你的眼神中表露无遗。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他们是我的孩子，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他们。”她抬头直视着火心，火心看到她的目光后面深深潜藏着炽热的感情。

金花继续说：“火心，我很担心孩子们。大家都忘不掉虎掌的所作所为——这也情有可原，但黑莓崽和黄崽是无辜的，我绝不会让他们受到虎掌的牵连。我不会告诉他们谁是他们的父亲，如果他们问起，我便说是一名勇敢、力量强大的武士。”

火心突然对这名饱受煎熬的猫后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他保证说：“他们在这里会很安全的。”不过，黑莓崽的那双琥珀色眼睛还是让他感到不

自在。

白风从育婴室里走了出来，对火心说：“纹脸认为她的两个孩子已经可以接受训练了。”

火心问：“蓝星知道吗？”

白风摇了摇头说：“纹脸想自己和蓝星谈这件事，但这些天蓝星从不到育婴室来。”

火心皱起眉头。作为族长，蓝星应当关注族群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应对育婴室多加关心。所有猫都知道，平安健康的幼崽们对雷族是多么重要。

白风继续说：“这倒也不奇怪。自从和泼皮猫们打过仗后，她的伤口一直没有痊愈。”

火心说：“我应该去告诉她吗？”

白风说：“是的。她听到些好消息，也许就会振作起来。”

火心听出白风在担心族长，说：“我保证这件事会让她振作起来的，雷族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学徒了。”

白风眼睛忽然一亮，说：“这句话倒提醒了我。云爪在哪里？我原以为他在为长老们狩猎呢。”

火心尴尬地移开目光，说：“哦，是的，他是在狩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耽搁了这么久。”

白风提起一只爪子舔了一下，似乎猜到了火心心里不安的念头，低声说：“森林里不像以前那么安全了。别忘了，风族和影族还在为断尾的事记恨我们哪，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断尾已经死了，因此有可能再来袭击我们。”

断尾曾是影族的族长，他为扩张领地，差点儿毁了森林里的其他族群。雷族帮助影族将断尾赶下了台，但后来见他双目失明、无依无靠，因此将他看押在营地内，不料这个仁慈的决定却激怒了断尾昔日的仇敌们。

火心知道白风是在提醒他多加提防——他还没说虎掌有可能在附近出没呢——不过云爪是经过火心的同意才独自离开的，恼羞成怒之下火心反唇相讥：“今天早上你让亮爪独自去狩猎了？”

“是的。我叮嘱她不要走到沟外，并且在中午前回来。”白风的语气很温和，不过他停止清理爪子，关切地看着火心说，“我希望云爪不要离开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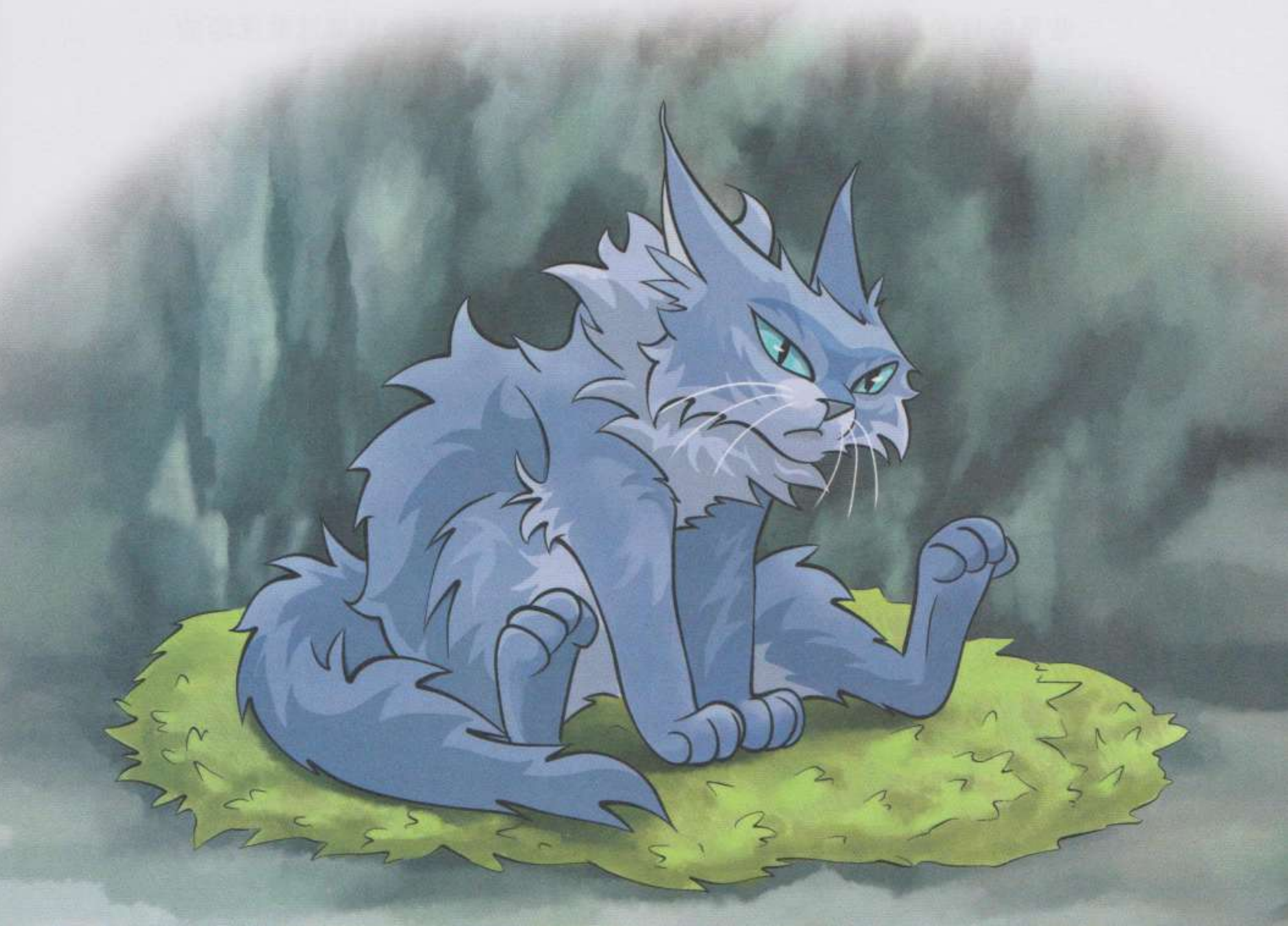
太远。”

火心移开目光，小声说：“我要去告诉蓝星，幼崽们已经做好训练的准备了。”

白风说：“好主意。我带亮爪去进行训练，她在狩猎方面还行，但格斗技能上还有欠缺。”

火心一边暗骂云爪，一边向高岩走去。来到蓝星的巢穴外，他抛开云爪的事情，定了定神，隔着挂在巢穴门口的苔藓朝内通禀（bǐng）。巢穴里轻轻传出一声“进来吧”，他慢慢走了进去。

族长巢穴位于高岩底部，是由古时的一条溪流冲刷而成，巢穴内十分阴凉。阳光透过门口的苔藓照射进来，照得四壁亮堂堂的。蓝星坐在窝里，就像一只正在孵蛋的鸭子。她的毛又脏又乱。火心心想：也许她的伤口还很痛，不能清理身上的毛吧。不过他的心里在回避另一个可能——那就是，他的族长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了。



想起白风忧虑的目光，火心便有些揪心。他注意到蓝星瘦了许多，昨晚那只鸟她只吃了一半就扔掉了。饭后她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和资深武士们一起舔梳聊天，而是独自走回巢穴。

蓝星抬起头，火心看见她的眼里隐隐透着一丝关切，顿时松了口气。

“火心。”蓝星打了个招呼，坐直身体。她神态威严，火心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森林遇见她时，她的脸上便是这副神态。是蓝星邀请他加入雷族，蓝星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使他们之间很快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火心尊敬地低下头，说：“蓝星，白风今天去了育婴室。纹脸告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已经可以接受训练了。”

蓝星缓缓睁大眼睛，喃喃说：“已经可以了？”

火心等待蓝星下达举行学徒仪式的命令，不过蓝星却只是看着他。

他追问说：“嗯。你想让谁当他们的老师呢？”

蓝星轻声重复了一句：“老师？”

火心渐渐感到不安。

蓝星的目光忽然转冷，愤愤地说：“我们还能信任谁来训练这些无辜的幼崽呢？”

火心吃了一惊，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蓝星愈发生气，问道：“你能训练他们吗？或者让灰条训练？”

火心摇了摇头，竭力保持镇定。难道蓝星忘记灰条已经不再是雷族的一员了吗？“我……我已经有云爪做学徒了。而灰条……”他的声音越说越小。他换了口气，又说：“蓝星，只有虎掌没资格做幼崽们的老师，而他已经被流放了，记得吗？任何一名雷族武士都能当好纹脸孩子的老师。”蓝星似乎没有听见，只是望着地面出神。火心说：“纹脸希望尽快为他们举行学徒仪式。她的孩子们早就准备好了。云爪是他们的奶兄，如今已做了半个月的学徒了。”

火心凑上前，期待蓝星的回答。最后，蓝星点了点头，抬起眼睛看着火心，缩紧的肩膀渐渐松弛下来。火心稍稍松了口气。虽然她的目光里仍带着冷淡，不过眼神已平静了许多。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在晚饭前举行学徒仪式。”

火心谨慎地问："那么你想让谁当他们的老师呢？"蓝星一怔，目光又重新焦虑迷乱起来。

"你来决定吧。"

她的声音很小，火心几乎听不到。他不敢再向蓝星施加压力，低下头说："是，蓝星。"说着退出巢穴。

他坐在高岩下，整理凌乱的思路。如果蓝星不再信任族里的任何武士，那么虎掌的背叛给她造成的影响一定超出了所有猫的想象。火心埋头舔了一下胸口，定了定神。和泼皮猫的那场战斗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蓝星应该恢复过来了才对。火心一方面为蓝星感到忧虑，另一方面又担心族里其他猫。如果真如白风所说，大家的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蓝星这个样子只会让他们感到更加紧张不安。

火心放松全身，朝育婴室走去。柳带正躺在育婴室外晒太阳，火心走过去打招呼说："嘿，柳带。"

柳带抬起头说："嘿，火心。当副族长的滋味如何呀？"她的目光里带着好奇，语气也很友善，不存恶意。

火心说："还好吧。"他心想：如果学徒不和我怄（òu）气，长老们不为可能遭到星族的惩治而战战兢兢，或者族长不像现在这样连让谁当纹脸的幼崽的老师都决定不了的话，那么当这个副族长还算不错吧。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柳带说完扭头去清理后背的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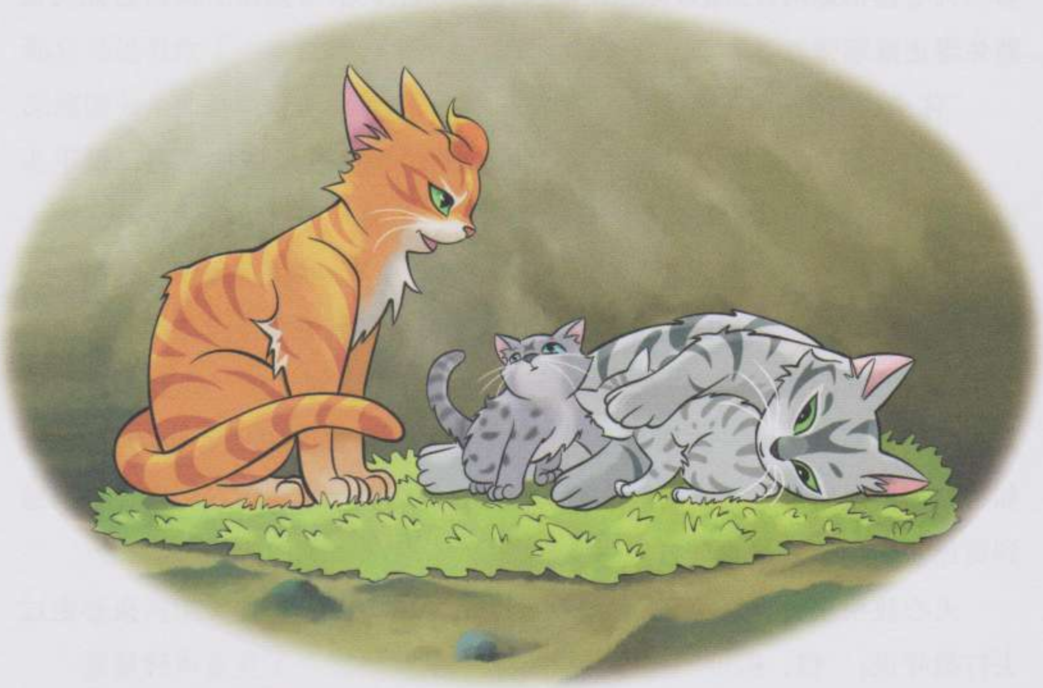
火心问："纹脸在吗？"

柳带边舔边说："她在里面。"

"谢谢你。"火心走进育婴室，里面出奇地亮堂。树枝弯曲后形成一道裂缝，太阳光通过裂缝照射进来。火心暗暗叮嘱自己，一定要在落叶季到来前补上这个窟窿。

他说："嘿，纹脸，好消息！蓝星说你的孩子们的学徒仪式就在今晚举行。"

纹脸躺在窝里，两只浅灰色的幼崽正赖在她身上撒欢儿。纹脸嘀咕说："可算等到了！"那只身上长有深色斑点、个头较大的幼崽从她的腹部跳起来，向他的妹妹扑去，"这两个孩子长得太大，育婴室都容不下了。"



两只幼崽在妈妈的背上打滚，纹脸温柔地将他们从身上推开，问：“你知道他们的老师是谁吗？”

火心料到她要问这个问题，回答说：“蓝星还没有决定。你认为谁比较合适呢？”

纹脸惊讶地说：“蓝星最知道这种事了，该由她来决定。”

火心知道，依照传统，老师都是由族长指定的。他声音低沉地说：“是的，你说得不错。”

这时，一阵微风拂过，其中夹杂着虎掌的那只虎斑幼崽的气味。他贸然问道：“金花去哪里了？”

纹脸睁大眼睛，回答道：“她带着孩子去见长老了。”随即眯缝起眼睛，“你从虎掌儿子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是吗？”

火心不自在地点了点头。

纹脸肯定地说：“他只是模样长得像虎掌罢了。他的性格很温和，而且有他妈妈在，他也不会太出格的！”

“嗯，那就好。咱们在仪式上再见吧。”说完，他转身走出育婴室。

柳带叫住他问："蓝星已经决定学徒仪式举行的时间了？"

他回答："是的。"

"谁当他们的老……"

不等柳带把话说完，火心便急忙夹着尾巴逃走了。举行学徒仪式的消息如野火般在营地内迅速传开，所有猫都想知道同一件事情。火心必须尽快做出决定，不过现在他的鼻孔里都是黑莓崽的气味，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念头如阴影般挥之不去。

他下意识地朝巫医巢穴走去。黄牙的学徒炭毛应该在那儿。如今灰条去了河族，炭毛便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了。他知道温柔的炭毛一定能帮助自己排解心中的焦虑和彷徨。

他加快步伐穿过香薇通道，走进阳光普照的空地。空地里有一块大石头从中间裂开，裂缝处就是巫医巢穴。

火心刚张开嘴，便见炭毛一瘸一拐地从巫医巢穴走了出来。每次看到炭毛那条扭曲变形的后腿，想到她因此而不能成为武士，火心心里便隐隐作痛。那天炭毛跑上雷鬼路发生了意外，火心总感到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因为当时炭毛是他的学徒。在黄牙的悉心照料下，炭毛逐渐康复，后来黄牙开始教给她一些医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又决定收她为徒。炭毛最终在族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炭毛衔着一大捆药草一瘸一拐地走进空地。她愁眉苦脸，竟然没发现火心就站在面前。她将那捆药草放在太阳地里开始进行分拣，看起来十分急躁。

火心说："炭毛？"

炭毛抬起头，惊讶地说："火心！你来干什么？生病了吗？"

火心摇了摇头说："没有。你近来还好吧？"

炭毛厌恶地瞅着摊在地上的药草，火心走过去和她对触了一下鼻子，问："出什么事了？别告诉我你又把老鼠胆汁洒在黄牙的窝里了。"

"才没有呢！"炭毛生气地说着，接着垂下了头，"我就不该学医。我是个灾星。那天我发现那只腐烂的鸟时就该知道这一点的！"

火心记得那件事正好发生在他的副族长仪式后不久。炭毛想挑一只喜鹊

给蓝星送过去，不料上面竟然长满了蛆虫。

火心问：“黄牙认为那个凶兆是关于你的预示吗？”

炭毛坦白地说：“唔，那倒没有。”

“那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当不好巫医呢？”其实火心心里隐隐觉得那个凶兆预示的应该是另外一只猫——族长蓝星。

炭毛沮丧地晃了晃尾巴：“黄牙要我帮她调制一种药糊，就是用来清洁伤口的那种，很简单的。她一开始就教过我了，但我现在竟然忘记了该用哪些药草。她一定会骂我是个笨蛋的！”她越说越烦躁。

火心语气坚定地说：“她知道你不是笨蛋。”

“但最近以来，这已经不是我做的第一件蠢事了。昨天，我不得不问她毛地黄和罂粟籽怎么区分。”炭毛的头垂得更低了，“黄牙说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火心安慰她说：“哦，你知道黄牙就是这副德行，她就喜欢这么说。”黄牙曾经是影族的巫医，被影族族长驱逐后投奔雷族，但她做武士时形成的火暴脾气可一点儿也没有改。然而，炭毛却比别的猫更能忍受她这种突然发作的脾气，这是她们合得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炭毛叹了口气，说：“我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能够成为一名巫医。我原想当黄牙的好学生，哪知道最终害猫害己。有好多东西我想学但却学不会。”

火心趴下身子平视着炭毛的双眼，厉声说：“你还在想银溪的事情，是吗？”他清楚地记得，那天银溪在太阳石难产，炭毛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她的生命，但银溪失血过多，最终不治身亡。银溪死了，但生下的两个孩子却活了下来。

虽然炭毛没有回答，但火心知道自己猜对了。他大声说：“你救了她的孩子！”

“但我没能救她！”

火心凑上前舔了一下她的脑袋说：“你已经尽力了。听着，去问问黄牙这药糊里该放什么药草，她不会骂你的。”

炭毛将信将疑地说：“希望吧。”接着抖了抖身子说，“我不能再这样一味地自责了，是吗？”

火心回答：“是啊。”说着冲她晃了晃尾巴。

“对不起。”炭毛可怜兮兮地瞅了他一眼，目光中隐隐带有昔日调皮的神色，“我是不是不该奢望你会带来猎物呀？”

火心摇了摇头，说：“对不起，我来是想和你说说话。黄牙不让你吃饭了吗？”

“不会的，不过她可比你想象的严厉得多。我今天都没有机会去取猎物。”炭毛说完随即好奇地问，“你想和我聊些什么呢？”

火心的心情又阴郁起来，说：“虎掌的幼崽呗，特别是黑莓崽。”

“因为他长得像他的父亲吗？”

火心微微一惊，难道自己的想法这么容易被猜到吗？“我知道自己不该对他妄加揣测，他还只是个孩子。但每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站在面前的是虎掌，吓得我走不动路。”火心缓缓摇了摇头，承认这一点让他很是不好意思，但能够对朋友一诉衷肠又让他感到舒心，“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信任他。”

炭毛温和地说：“如果每次看到他都会想起虎掌来，你有这种感受倒也不稀奇。但你必须透过他的外表去看内心。别忘了，他不光是虎掌的孩子，他也是金花的骨肉。而且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将由族群来养大。”接着补充了一句，“你应该最明白，不要凭着出身来下结论。”

炭毛说得没错。火心对族群的忠诚从没有因为他的宠物猫出身而受到丝毫影响。他问：“星族和你说过黑莓崽的事吗？”他知道黑莓崽出生时炭毛和黄牙定然会观察银毛星带的变化。

炭毛移开目光，随后低声说：“星族不会什么事都和我说的。”火心心里一沉。

他很了解炭毛，她这个样子一定是有事隐瞒。他说：“但有些事他们是会和你说的，对吗？”

炭毛抬眼看着他，神情坚决地说：“他的命运和其他幼崽们一样，都与雷族的未来密切相关。”

火心知道她不愿说的事情强迫也没有用，于是决定转换话题，聊一些其他困扰自己的事情。他说：“我还有别的事想和你谈谈，纹脸那两只幼崽的

老师要由我来指定。”

“这种事情不都是蓝星做主吗？”

“就是她让我来选的。”

炭毛惊讶地说：“那你还有什么可愁的？你该高兴才对。”

火心默默重复了一句：“高兴？”想起蓝星眼里含有的敌意和迷惘，火心耸了耸肩膀说：“也许吧。但我现在还不知道该选谁呢。”

炭毛说：“你总会有些思路吧。”

“一点儿眉目都没有。”

炭毛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嗯，在你被指定做我老师的那天，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火心没想到她会问这个问题，边想边回答：“我感到骄傲，还有害怕，还有就是迫切想证明我自己。”

炭毛说：“你认为现在谁最想证明自己呢？”

火心眯缝起眼睛，一个棕色虎斑猫的身影在心里闪过，他脱口而出：“尘毛。”炭毛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火心继续说：“他一定很想收一名学徒。他曾经和虎掌关系密切，虎掌被流放后，他一直在找机会证明自己对族群的忠诚。”他一边说，一边又想到了另外一个理由。蓝星两次让他收学徒，第一次是炭毛，第二次是云爪，尘毛为此一直记恨在心。火心愧疚地想：如果让尘毛收一名学徒，他的妒火也许就平息了，就更容易相处了。

炭毛高兴地说：“很好，选定了一个。”

火心低头看着炭毛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心里暗暗感激，是她让这件事迎刃而解的。

炭毛问：“另一个怎么办？”

“另一个什么？”香薇通道响起黄牙苍老的声音，她步伐僵硬地走进空地。火心扭头朝她打了个招呼。她身上的毛还像往常一样乱成一团，似乎因为忙于族群事务以致没空对自己稍加梳理。不过她的那双橘色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不会漏过任何蛛丝马迹。

炭毛解释道：“蓝星要火心为纹脸的两只幼崽选老师。”

黄牙惊诧地说：“哦，是吗？你选谁了？”

火心说：“我们已经选了尘毛……”

黄牙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已经？哪个‘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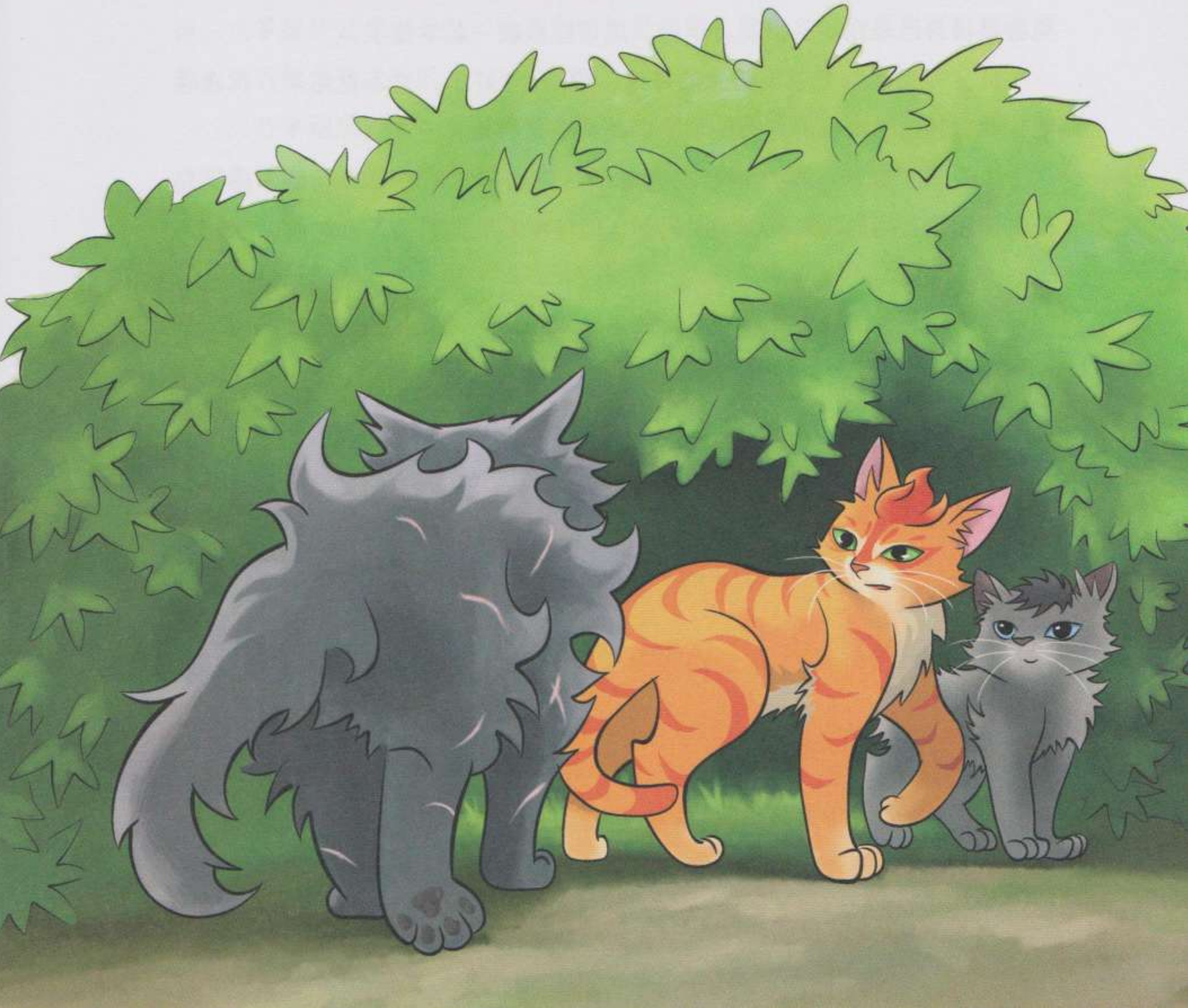
火心坦白说：“炭毛帮我出的主意。”

“一只刚刚成为学徒的猫就为族群做这么重要的决定，我认为蓝星听了一定很高兴。”黄牙说着转头对着炭毛，“你把那药糊调制好了吗？”

炭毛张开嘴巴，随即摇了摇头，一声不吭地回到空地中央那堆药草旁边。

黄牙看着她的学徒一瘸一拐地走开，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向火心抱怨说：“这几天她一直不正面回应我，有时我连话都插不上。她越早恢复正常，对我们大家越好！”这名老巫医眉头紧皱，然后说，“好吧，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

火心声音低沉地说：“为纹脸的幼崽们再找一位老师。”



黄牙问：“谁还没有收过学徒？”

火心回答：“嗯，沙风。”他不禁觉得，让尘毛收徒弟而不让沙风收，对沙风未免太不公平了。毕竟，沙风和尘毛是一起接受训练，同时成为武士的。

黄牙直接点明说：“你认为同时让两只没有经验的猫做老师，这合适吗？”

火心摇了摇头。

黄牙进一步追问：“那么，雷族里还有哪名武士更有经验却没有收过学徒呢？”

火心想：是黑条。不过他心里很不情愿。虽然虎掌被流放时，黑条选择留了下来，但所有猫都知道他一直是虎掌最要好的朋友。不过，由于火心当初加入雷族时，黑条曾对他百般刁难，此时如果他刻意不让黑条收学徒，难免会显得自己是在挟私报复。毕竟，黑条应该收一名学徒了。

黄牙看见他脸上忽现坚决的神情，说道：“好了，这不就结了。你现在能让我和我的学徒安静一会儿了吧？我们还有活儿要干。”

火心站了起来，虽然他已经选定了两位老师，但心里却丝毫不感到轻松。他相信这两只猫对族群绝对忠诚，但他拿不准他们是否也对他忠诚。

第三章　不听话的学徒

火心从香薇通道里出来，看见鼠毛的学徒刺爪嘴里叼着两只老鼠正朝猎物堆那边走，于是叫住他问：“你看见云爪了吗？”刺爪摇了摇头。火心心里立即升起一股无名之火。云爪爬也该爬回来了！

他命令刺爪：“好吧。把这两只老鼠给长老们送过去。”刺爪应了一声，快步走开了。

火心气得浑身发颤，不过他生这么大的气更多的是出于恐惧。他心里吼道：虎掌捉住云爪怎么办？他急急忙忙赶往族长巢穴，想向蓝星汇报完老师的人选后便去寻找云爪。

火心来到高岩下，来不及梳理蓬乱的毛便朝内通禀。听见蓝星回应，他立刻走了进去。蓝星还和他离去时一样，怔怔地躺在窝里。

火心低下头说：“蓝星，我认为尘毛和黑条将会是好老师。”

蓝星扭头瞥了他一眼，然后坐直身体，淡淡地说：“那好啊。”

火心心头涌起一股失望之情。蓝星看起来根本不关心他选谁当老师。火心问：“我把他们叫来，由你亲自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吗？”接着补充了一句，“他们现在出去了，等他们回来后，我……”

“他们出去了？”蓝星的须子抽动了一下，“两个都出去了？”

火心不安地解释着：“他们去巡逻了。”

“白风在哪里？”

“出去训练亮爪了。”

“那鼠毛呢？”

“和蕨毛、沙风狩猎去了。”

蓝星问：“所有武士都离开营地了？”

火心看见她的肩膀缩紧，顿时心里一沉。蓝星在害怕什么呢？他想起了云爪，想起了今天早晨在寂静的丛林中自己的恐惧。火心竭力保持镇定，向

蓝星保证说：“大伙儿很快就回来了，而且我还在这里嘛。”

蓝星厉声呵斥：“别来哄我！我可不是被吓坏的幼崽！”火心吓得后退了一步，只听蓝星继续说：“在大伙儿回来之前你不许离开营地半步。上个月我们被袭击了两次，我不想让这个营地变成一个空城。从今往后，至少要留下三名武士守卫营地。”

火心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不敢看蓝星的眼睛，生怕看后认不出她了。他小声说：“是，蓝星。”

“黑条和尘毛回来后，叫他们来这里。我想在仪式举行前和他们谈谈。”

“遵命。”

“下去吧！”蓝星朝他晃了晃尾巴，仿佛认为他在浪费时间，将族群置于危险境地似的。

火心退出了巢穴。他坐在高岩下扭过头去舔尾巴。他该怎么办呢？他真想奔进丛林去找云爪，但蓝星已经命令他在大伙儿回来之前不许离开营地了。

正在这时，他听到营地外的灌木丛里发出沙沙的声响，随即嗅到黑条、奔风和尘毛的气味。他们走进金雀花通道，脚步慢了下来。不一会儿，奔风第一个从金雀花通道里走了出来。

火心精神一振，现在他可以去找云爪了。他跑过去问：“情况怎么样？”

奔风报告说：“没有发现其他族群的迹象。”

黑条插嘴说：“不过我们在两脚兽地盘的附近，嗅到了你学徒的气味。”

火心竭力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你看见他了？”

黑条摇了摇头。

尘毛嘻嘻坏笑道：“我想他是在两脚兽的花园里找鸟吧，大概那比较合他的口味。”

火心没有理会他的讥讽，问奔风：“气味新鲜吗？”

“很新鲜。不过我们跟丢了他的踪迹，所以就回来了。”

火心点了点头。至少他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找云爪了。他说：“黑条和尘毛，蓝星让你们去她的巢穴里一趟。”看着黑条和尘毛朝蓝星的巢穴走去，火心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否该和他们同去，以免蓝星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来。这时，他看见奔风带着刺爪正朝营门口走，急忙喊道：“你们要去哪

里？”蓝星要三名武士留守营地，如果奔风离开，他就不能去找云爪了。

奔风回过头说：“我答应了鼠毛，今天下午要教刺爪捉松鼠。”

“但我……”火心的声音戛然而止，奔风好奇地瞅过来。他不能让别的猫看出来他多么担心云爪，于是他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奔风和刺爪消失在金雀花通道里。火心看见刺爪乖乖地跟在奔风后面，心里感到有些惭愧。为什么自己的学徒就不能这么听话呢？

那一下午对火心来说如同一年般漫长。他坐在武士巢穴外，竖起耳朵，一有风吹草动便以为是云爪回来了。

太阳落下树梢的时候，狩猎队回来了。白风和亮爪跟在后面，无疑是被猎物气味吸引回来的。不久，长尾和迅爪也回来了，但云爪仍然迟迟未归。

今天的猎物特别丰盛，不过没有猫去吃。举行学徒仪式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传遍了营地。火心听见亮爪、刺爪和迅爪在学徒巢穴外兴奋地小声议论着，见到蓝星从族长巢穴里走出，他们急忙安静下来，齐齐地抬起头，眼里都充满了期待的目光。

蓝星轻轻一跃，跳上高岩。显然，她身上的伤口已经痊愈了。但火心不知道是该宽心还是该忧心，为什么她心灵的创伤不能像身体的伤口那样迅速愈合呢？蓝星仰起脸发出号叫，召集大家开会。

夕阳的余晖照在火心身上，让他看上去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他站在高岩下副族长的位置上，看着群猫围坐在自己周围，想起自己当初拜师时的情景，不由得豪情万丈。

蓝星高声宣布道：“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赐予两名幼崽学徒名号。”她低头望了望纹脸，两只幼崽一边一只，坐在纹脸身旁。火心几乎认不出他们就是早先那两只嬉戏打闹的小家伙了。

会场上一片肃静。

蓝星说：“到前面来。”

两个小家伙肩并肩、充满期待地走到空地中央。

蓝星声音沙哑地说：“尘毛，你来做蜡爪的老师。”

火心看见尘毛朝那只较大的幼崽走去，站在他的旁边。

蓝星继续说：“尘毛，这是你收的第一名学徒。把你的勇气和果敢传授给他。我知道你会是个好老师，但遇到问题时别怕向资深武士们请教。”

尘毛神情自豪，弯下脖子和蜡爪对触了一下鼻子。蜡爪兴高采烈地跟着新老师回到猫群中。

那只较小的幼崽待在空地中央，两眼发亮，身子微微颤抖。火心看见她朝这边望来，于是冲她温和地眨了眨眼睛。那只幼崽凝视着他，似乎将全部生命都倾注其中。

“黑条。”蓝星叫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顿了一顿，眼里闪过一抹恐惧的神色。火心心里一寒，屏住了呼吸。蓝星眨眨眼睛，抛开心中的疑虑，继续说：“就由你来做香薇爪的老师吧。”那只幼崽睁大了双眼，回头瞅着走过来的黑条。

蓝星说：“黑条，你是一名机智勇敢的武士，把你的全部知识传授给这名年轻的学徒吧。”

“遵命。”黑条说着，弯腰去触香薇爪的鼻子。香薇爪的身子往后略略一缩，随即伸上前和老师对触了一下鼻子。她一边跟着黑条往空地边走，一边回过头焦虑地望着火心。火心冲她点了点头，以示鼓励。

大家纷纷过来向两名新学徒表示祝贺。他们围在一起，高喊着新学徒的名字。火心正要过去祝贺，突然瞥见一团白影溜进营地。云爪回来了。

火心急忙跑过去，问：“你去哪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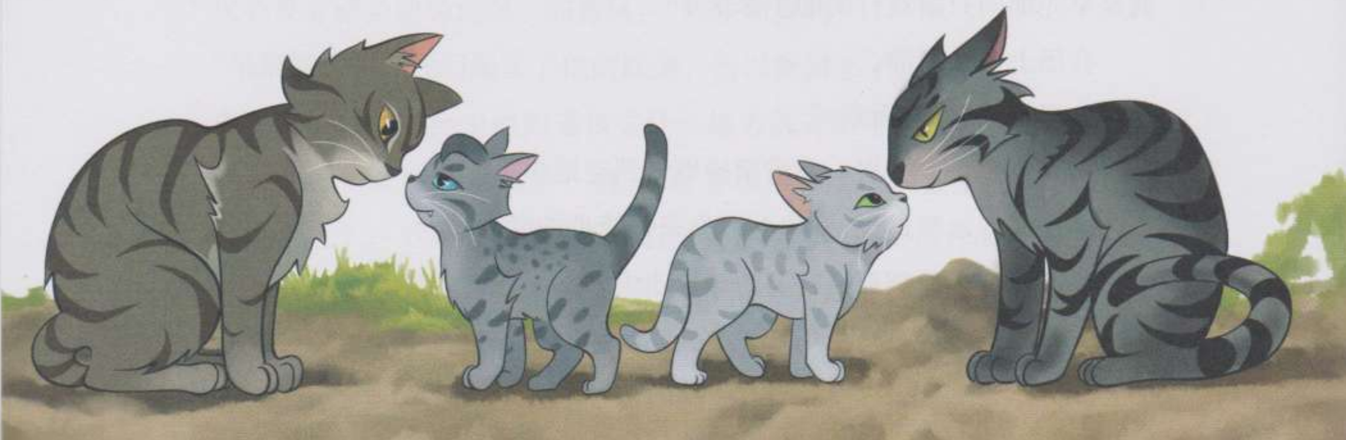
云爪放下嘴里的水老鼠说：“狩猎去了。”

“这就是你捕到的猎物吗？还真是不少啊！”

云爪耸了耸肩膀说：“总比没有强吧。”

火心问：“你早晨捕到的那只鸽子呢？”

“你没有把它带回来吗？”云爪反问。



火心气往上冲，呵斥道：“那是你的猎物！”

云爪坐下来，卷过尾巴盖住前爪说：“那我明天早上去把它取回来吧。”

火心说：“好吧。”云爪漠不关心的样子，让他越看越来气。“既然你不饿，把它……”火心鼻子朝那只水老鼠仰了仰，“送到猎物堆那边去。”

云爪又耸了耸肩膀，衔起水老鼠走开了。

火心气呼呼地转过身，看见白风站在身后。

白风温和地说：“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火心嘟囔说：“希望如此吧。”

白风巧妙地转换了话题，问：“你决定好由谁率领明早的巡逻队了吗？”

火心迟疑了一下。他只顾担心云爪，早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还有明天其余的巡逻队和狩猎队该派谁去，他也没有想过。

“好好想想吧，还有时间。”白风说着，转身要走开。

火心不由得心里一动，说：“就让我带领长尾和鼠毛去吧。”

白风高兴地说：“好主意。要我去通知他们一声吗？”说着，白风朝猎物堆方向望去，只见大家正聚集过去。

火心说：“好的，谢谢你了。”

火心看着白风走远了，这才发现自己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正要朝猎物堆走去，忽然看见猎物堆周围的猫群中混杂着一个雪白色的小毛球。云爪分明将他的命令当作了耳旁风，拒绝分享猎物，火心勃然大怒，气得腿都抬不动了。不过，他不想和云爪当众发生争执。

云爪衔起一只肥老鼠正要后退，哪想撞在白风身上。火心看见白风神情严厉地瞪着云爪低声说了几句话，接着便见云爪立刻将老鼠放回猎物堆里，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到了巢穴。

火心感到十分尴尬，急忙转过头去。他的胃口一下子没了。他看见蓝星躺在武士巢穴旁的一簇香薇丛下，便想过去同她聊聊自己那个不听话的学徒。哪知蓝星又回到原先那种忧愁不堪的样子，心不在焉地拨拉着一只小歌鸫，火心心里一股悲凉之意油然而生。

第四章　星族的召唤

那一晚，轻柔的脚步踏进火心的梦境。一只玳瑁色的母猫从森林深处走了出来，站在他的身边，琥珀色的眼睛光彩明亮。火心凝视着斑叶，心里隐隐作痛。虽然斑叶已经死去很久了，但在他心里造成的伤痛却丝毫没有减弱。他渴望斑叶能过来和他打个招呼，但这次斑叶没有像往常那般凑过来用鼻子轻蹭他的脸颊，而是转身离去。火心吃了一惊，急忙跟在后面。斑叶的脚步越走越快，最后奔跑了起来。他大声呼喊着斑叶的名字。斑叶似乎并没有加快步伐，但却总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对他的呼喊声也充耳不闻。

忽然，一棵树后闪出一个蓝灰色的身影，是雷族族长蓝星。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火心生怕斑叶消失在视线外，急忙转弯绕开蓝星。不料云爪从路边的香薇丛里跳出来将他扑倒在地。火心躺在地上，望见白风正站在一根树枝上瞅他，目光如火，仿佛要烧穿他的皮毛。

火心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继续追赶斑叶。她仍在十几步远的地方走着，也不回头看看是谁在呼唤她。这时，所有雷族猫都挡在火心的路前，火心只得在猫群中穿插闪躲。大家开始冲他大喊大嚷——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不过他们的声音聚合在一起，简直震耳欲聋。他们

在质问，在批评，在苦苦哀求。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最终淹没了火心的呼喊声，此时就算斑叶想听也听不见了。

在众猫的吵闹声中，一个声音响起。“火心！”是白风的声音，“鼠毛和长尾已等候多时了。快醒醒，火心！”

火心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说：“什……什么？”

清晨的阳光照进武士巢穴。白风站在灰条空出来的窝里，说：“巡逻队在等你。还有，蓝星想在你出发前见你。”

火心晃了晃脑袋。梦里的情景把他吓坏了。以前在梦里，斑叶总是与他很亲密。但昨晚的行为如同毒蛇般在他的心上咬了一口。难道斑叶舍弃他了吗？

火心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伸到四肢颤抖，说：“告诉鼠毛和长尾，我一会儿就到。”他飞快地穿行在熟睡的群猫之间。纹脸和霜毛睡在墙边，这两只母猫的孩子都已成为学徒，因此她们又恢复了武士生活。

火心走出巢穴进入空地。此时太阳尚未爬上树梢，但户外已颇为暖和，四周树木苍翠欲滴。森林中飘来阵阵熟悉的气味，渐渐抚平了火心梦境中的伤痛，使他全身都松弛下来。

长尾和鼠毛正在营门口等他，火心冲他们点了点头，径直朝蓝星巢穴走去。蓝星一大早会有什么事呢？是不是有特殊任务交给自己呢？火心不禁觉得这是蓝星恢复正常的一个迹象，于是心里高兴起来，连通禀时声音里都透着喜气。

“进来吧！”蓝星的声音里充满了兴奋之情，这使火心更增强了希望。蓝星在巢穴内走来走去，见到火心进来也没停下，挤得他只好紧贴墙壁站立。

蓝星自顾自地说：“火心，我需要和星族在梦里通话，我必须去月亮石一趟。”月亮石位于太阳落山的方向，是一块深埋在地底会发光的大石头。

火心惊诧地说：“你要去高石山？”

蓝星不耐烦地说：“你还知道另一个月亮石吗？”她仍没有停下脚步。

火心结结巴巴地说：“那要走很长一段路，你吃得消吗？”

蓝星坚持说：“我必须和星族通话。”她突然停住脚步，眯起眼睛盯着火心说，“而且我要你同我一起去，我们不在时就由白风处理族里的事务。”

火心顿时感到不安：“还有谁和我们一起？”

蓝星阴沉着脸说："没有了。"

火心打了个寒战。蓝星阴郁深沉的语气让他感到很迷惘，听起来她仿佛把生命都寄托在这次旅途上了。火心壮着胆子问："这一路上只有我们两个岂不是很危险吗？"

蓝星转过脸冷冷地瞅着火心，低嘶着说："你想带别的猫去吗？为什么？"

火心心里慌乱，竭力保持声音的平静："如果我们遭到袭击怎么办？"

蓝星低沉着嗓子说："你会保护我的，是吗？"

火心郑重其事地说："我会以生命来保护你的。"不管他怎么看待蓝星的行为，但他对族长的忠诚绝不会动摇。

他的话令蓝星宽下心来，她坐在火心对面说："那就好。"

火心侧过头，迟疑地说："不过如果风族和影族来犯怎么办？你昨天亲口提到过的？"

蓝星缓缓点了点头。火心继续说："要想去月亮石，我们还必须途经风族领地。"

蓝星跳起身，怒气冲冲地说："我必须和星族通话。你为什么总是劝阻我呢？如果你不愿去，那我独自前往好了。"

至此，火心已别无选择，只得说："我和你一同前往。"

蓝星又点了点头，声音稍稍缓和下来，说："那就好，我们需要吃些旅行药草来保持体力。我去找黄牙要一些。"说完经过火心身边走出巢穴。

火心喊道："我们现在就走吗？"

蓝星边走边说："没错。"

火心赶上去，分辩说："但我还要带领队伍出去巡逻呢。"

蓝星命令道："让他们自己去。"

"好吧。"火心停下脚步，看着蓝星消失在香薇通道里。他惴惴不安地走到营门口，看见长尾正不耐烦地摇晃尾巴，鼠毛则眯缝着眼睛趴在地上。

长尾问："出什么事了？蓝星为什么去找黄牙？她没事吧？"

火心解释说："她去要些旅行药草。蓝星想和星族通话，因此我们要去一趟月亮石。"

鼠毛慢悠悠地坐起来说："路程可不近啊。这合适吗？蓝星受到泼皮猫

们的袭击后，身子一直很虚弱。”火心知道她刻意不提虎掌攻击蓝星的事。

火心回答说：“她说星族已经召唤她了。”

长尾问：“还有谁去？”

“只有我和蓝星。”

鼠毛自告奋勇说：“如果你愿意，我也随同你们一起去吧。”

火心遗憾地摇了摇头。

长尾嗤之以鼻，低嘶着说：“你以为单凭自己就能保护好她了吗？虽然你当上了副族长，可你并不是虎掌！”

“幸好他不是！”火心听到身后白风的声音，顿时松了口气。白风显然听到了他们刚才的谈话，继续说：“他们这样去不容易被发现。就算风族不允许他们通过，也不会误以为他们在搞偷袭。”

鼠毛点了点头，长尾则转过头去。火心感激地冲白风眨了眨眼睛。

“黄牙！”巫医巢穴那边响起蓝星的声音。

白风平静地说：“你去吧，我来带队。”

火心告诉他：“蓝星要你在我们离开时负责处理族里的事务。”

“既然这样，我留下来组织今天的狩猎队，就由鼠毛带队巡逻吧。”

火心竭力掩饰内心的慌乱，说：“可以。”随后转身命令鼠毛：“你们带上刺爪。”

鼠毛低下头，火心转身朝巫医巢穴奔去。

从香薇通道里出来，只见黄牙气定神闲地坐在空地上，蓝星则不停地来回走动，不知在想什么心事。黄牙对他说：“我猜你也是来吃旅行药草的吧。”

火心回答说：“是的，麻烦你了。”

炭毛一瘸一拐地从巫医巢穴里出来，没有同火心打招呼，径直走到黄牙身边附在她耳朵上悄声说：“哪一种是甘菊？”

黄牙生气地说：“你刚才还知道的！”

炭毛的耳朵扭了扭，说：“我原本以为自己知道，可后来就拿不准了。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黄牙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慢腾腾地站起来走到巨石旁晾晒药草的地方。

火心瞅了眼蓝星，见她已停下脚步，仰头望着天上，神色忧虑地嗅着空

气。火心走到黄牙身边，悄声说：“甘菊不是旅行药草中的一种啊。”

黄牙眯缝起眼睛，说：“蓝星不但需要补充体力的药草，还需要些安神的。”她神色严厉地看着炭毛，补充说：“我不希望这件事在族群里闹得沸沸扬扬！”说着黄牙推出一堆药草，“这就是甘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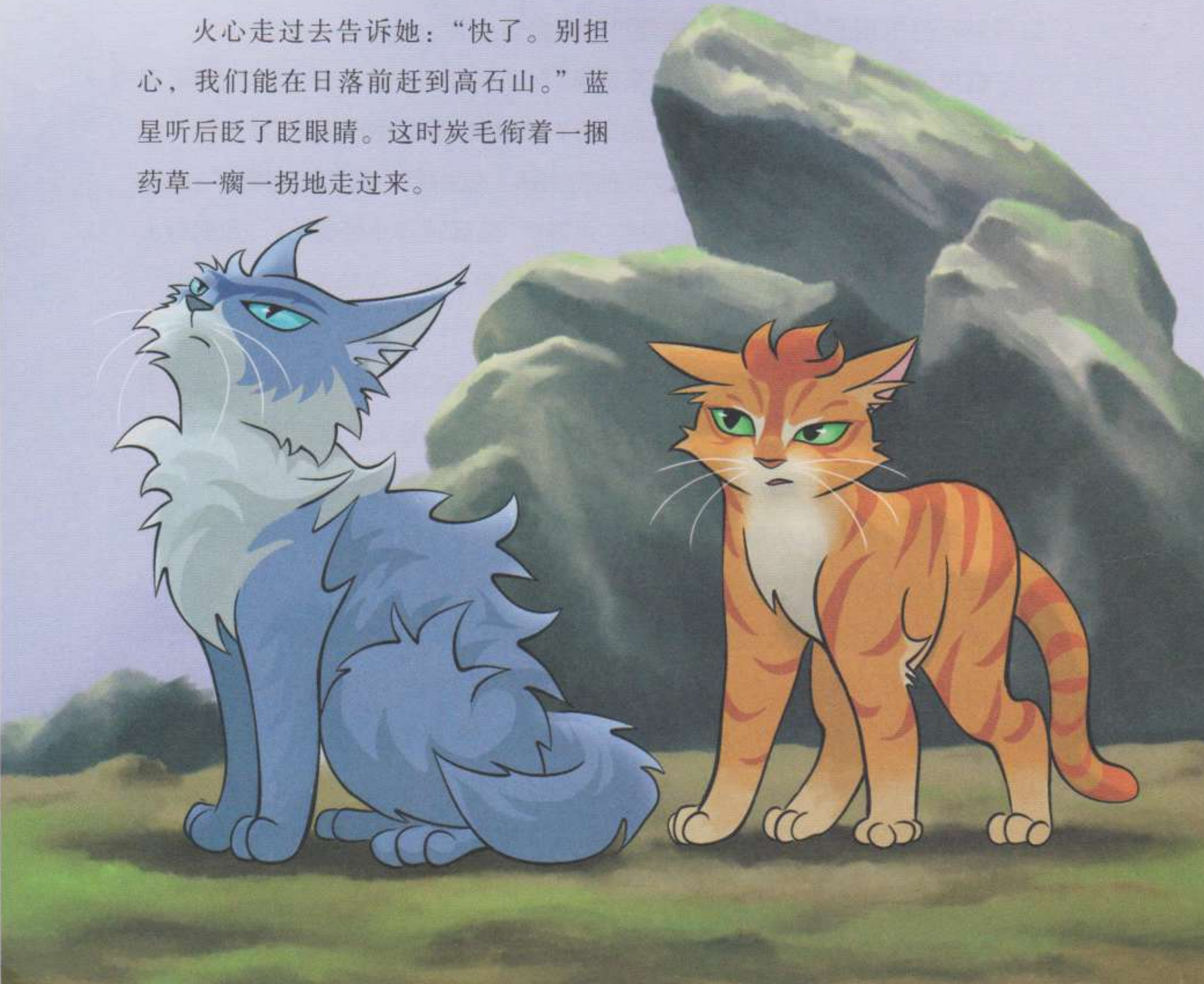
炭毛温顺地说：“是，我记住了。”

黄牙责备道：“你一开始就不该忘记。一名巫医绝不能疑神疑鬼。集中精力做好今天的事，不要让过去成为自己的包袱。你对族群负有责任，要坚定信心，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火心感到很难过。他想看炭毛的眼睛，但她却只顾忙着准备旅行药草。炭毛从每一堆药草里都拨出一点儿，将它们混合在一起。黄牙在一旁看着，神情忧虑地紧皱眉头。

蓝星又开始来回走动，生气地说：“她们还没有准备好吗？”

火心走过去告诉她：“快了。别担心，我们能在日落前赶到高石山。”蓝星听后眨了眨眼睛。这时炭毛衔着一捆药草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她把药草放在蓝星的脚边，说："这是你的。"头朝巨石那边仰了仰，告诉火心："你的在那儿。"

还没等火心吃完这种味道苦涩的药草，蓝星已站起来朝香薇通道走去。她冲火心点了点头，示意他跟来。营地里已开始热闹起来。柳带从育婴室里出来，耀眼的阳光照得她一时间睁不开眼睛，团毛则在长老巢穴门口伸懒腰。大家好奇地瞅瞅蓝星和火心，接着便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嘿！"

火心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顿时心里一沉。只见云爪蓬头垢面从巢穴里跑出来，一副刚睡醒的样子："你们要去哪儿啊？我能去吗？"

火心停住脚步问："你把那只鸽子取回来了吗？"

云爪说："鸽子的事嘛，可以再等等。我敢打赌它肯定被猫头鹰叼走了。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求求你了！"

火心指正他的错误："猫头鹰只吃活的猎物。"一瞥眼，火心看见奔风睡眼惺忪地从巢穴里出来，于是喊道："奔风，今早你能带云爪去狩猎吗？"他看见奔风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一脸不乐意的样子。火心想起昨天奔风带着刺爪出去捉松鼠时的兴高采烈，显然，他不喜欢云爪。不过这也难怪，云爪本来也没做过什么值得大家称道的事情。

云爪大发牢骚："那不公平。我昨天一直在狩猎，难道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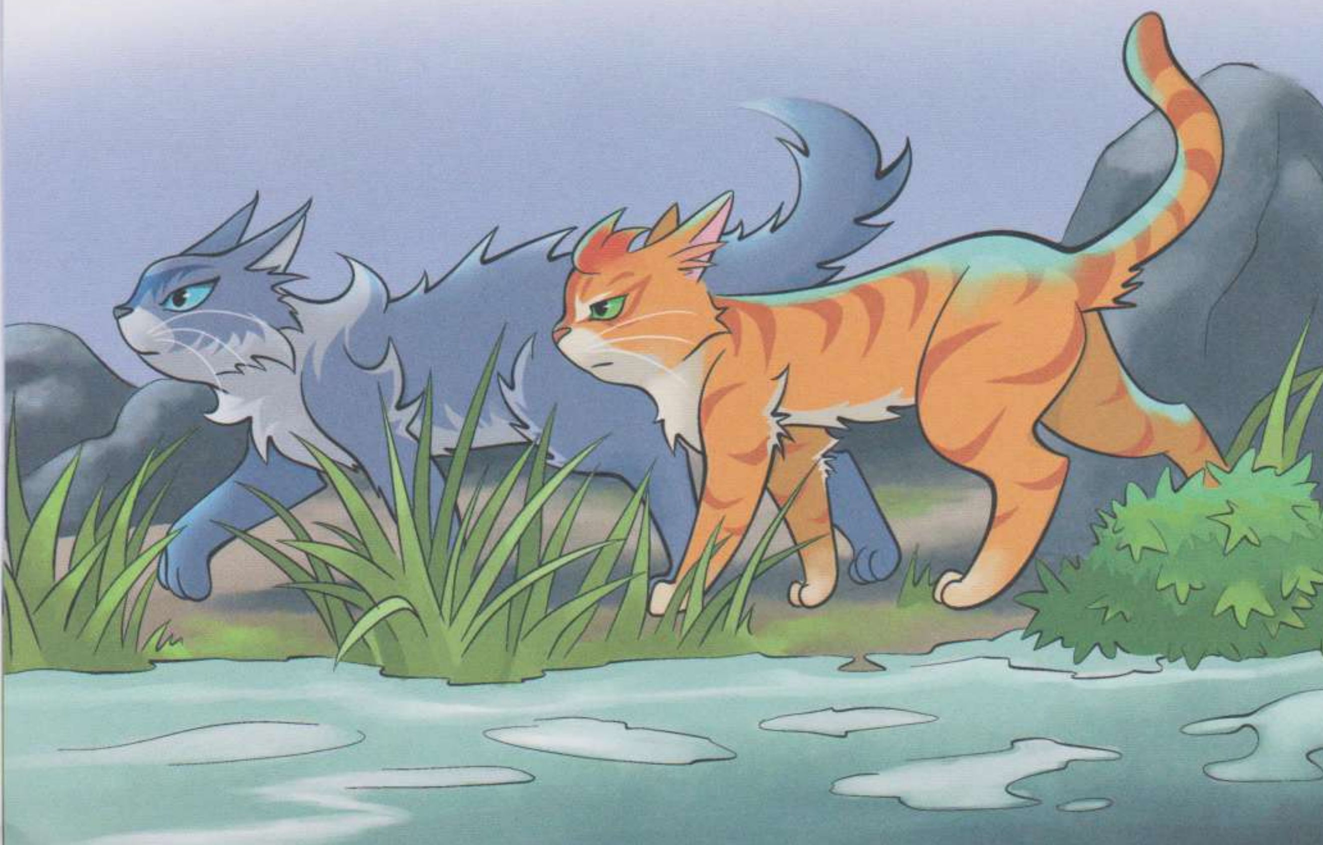
火心叱责说："不行就是不行。今天你和奔风狩猎去！"说完，不等云爪争辩，转身朝蓝星追去。

第五章　对峙

火心一口气奔到沟外才追上蓝星，见她先停下脚步嗅嗅空气，然后才迈步进入树林。火心注意到她离开营地后，心情看起来好了许多，不由得稍感宽心。蓝星钻进灌木丛，径直往河族的边界走去。

火心很是诧异，这条路并不是通往“四棵树”最近的一条。他心存疑问，却没有出声询问。想到也许能隔着河水瞅见灰条，他就感到精神振奋。

两只猫走到太阳石，循着气味标记逆流而上。暖风阵阵，高处的沼泽地飘来微弱的草腥味。灌木丛外流水潺潺，河面如洒满了碎银般闪闪发亮，一团团的光斑映射在树林间的枝叶上。阳光透过厚厚的树冠照射进来，将那一片片嫩绿色的树叶照耀得鲜艳夺目。虽然是在树林里，火心仍然闷热难当，只想变成一只会游泳的河族猫，跳进河里凉快凉快。



蓝星继续沿着雷、河两族的边界走。火心不停地朝河族领地那边张望，找寻河族猫的踪迹。他心里十分矛盾，既担心被河族的巡逻队发现，又希望能见到老朋友灰条。蓝星带着他踩着边界走，似乎并不怎么在意，有时甚至踏进河族的领地里。火心不知道，如果河族在这里发现他们将会做何反应。这两个族群最近闹了些不愉快，若不是最后灰条带着孩子们加入河族，他们差点儿就要打起来。

忽然，蓝星停下脚步卧在地上，仰起脸嗅嗅空气。火心知道她的武士直觉特别灵敏，于是也赶紧躲在一簇荨麻后趴下来。

蓝星小声警告说：“是河族武士。”

火心此时也嗅到了他们的气味。气味越来越浓，不一会儿，前方的灌木丛里响起沙沙声。他的心怦怦乱跳，他慢慢抬起头朝树林里望去，寻找那个熟悉的灰色身影。蓝星也睁大眼睛往树林里瞅，呼吸极慢极浅。火心想：她也希望看见灰条吗？接着，他猛然醒悟到，蓝星也许是故意想撞见某些河族猫的。这就能清楚解释她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了。

不过火心可不相信她想见的是灰条，就在昨天，蓝星迷迷糊糊中还把灰条离开族群的事给忘了呢。火心觉得她是另有所图。忽然，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蓝星想见她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蓝星生了三只幼崽，其中一只夭折了，她把剩下的两只托付给孩子的爸爸——一只河族猫。那两只幼崽还没断奶就被送到河族。蓝星出于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对族群的忠心，不得不放弃养育她的孩子。如今，那两只幼崽已经长大，成为河族的武士，他们还不知道亲生母亲原来就在雷族。不过蓝星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们，但此事只有火心知道。蓝星此时张望寻找的一定是雾脚和石毛。

远处闪出一个黄褐色的身影，火心急忙低下头，随即隐隐约约地嗅到一股熟悉的气味。那只猫既不是灰条，也不是蓝星的孩子，而是河族的副族长豹毛。

火心看看蓝星，见她仍在抬头张望。随着沙沙声越来越响，豹毛越走越近，火心的呼吸开始加速。如果豹毛发现雷族族长竟然跑到河族边界地带，会发生什么事呢？

忽然，豹毛站住了脚步。火心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知道她已经发

觉异常了。火心心急如焚，巴不得早点儿离去。蓝星这时低下头附在他耳边说：“走吧，我们最好离开这儿。”

火心吁了口气，他不敢掉以轻心，仍将耳朵贴在脑门儿上，身子趴在地上，跟着蓝星从边界处悄悄爬回到树林里。

离开边界后，蓝星说：“豹毛走起路来惊天动地的，只怕连影族都听到了。”火心十分惊诧，心想族长莫不是忘了刚才有多么凶险吗？族群在保卫边界时个个心狠手辣，尤其在现在这种特殊时候，发生冲突时更是毫不留情。

蓝星神态自若地说：“她是名优秀的武士，不过精神不够集中，太容易分散。刚才她的心思都放在了位于上风向的那只兔子身上，竟然忽略了观察敌情。”

看见族长恢复了自信，火心感到由衷的高兴。此刻回想起来，风中确实夹杂有兔子的气味，但他刚才只顾担心被豹毛发现，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蓝星走在光影斑驳的树林里，兴奋地说：“此时的情景倒让我想起了当初咱们师徒俩外出训练的那段日子。”

火心小跑跟上她的脚步，回答说：“我也是。”

蓝星低声说：“你学东西肯用脑子。当初我引领你加入雷族，这件事可做对了。”她回头看了看火心，眼里饱含骄傲自豪之意。火心感激地冲她眨眨眼睛。

蓝星接着说：“所有族群都受过你的恩惠。你帮影族赶走了断尾，把流离失所的风族带回家园，在河族饱受洪灾之苦时向他们伸出援手，你还从虎掌的魔掌下挽救了雷族。”火心听了她一连串的表扬不禁有些飘飘然，只听她继续说，“没有哪个武士能像你这么办事公正、忠心耿耿、英勇无畏。”

火心感到有些不自在，分辩说：“雷族里所有猫和我一样严守武士守则。他们每一个都能够为了保护你和族群，不惜献出生命。”

蓝星停下脚步，看着他说：“但只有你敢于反对虎掌。”

“因为只有我知道是他杀了红尾！”火心还是学徒时便发现红尾的死与虎掌有关，但一直苦于没有证据。直到虎掌带领一帮泼皮猫对付雷族，他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恶事才大白于天下。

蓝星眼里闪过一丝怨恨的神色，说：“灰条也知道，但只有你来救我！”

火心瞅向别处，一时间无话可说。他感到浑身上下都不舒服。看情形蓝星除了他，也许还有白风之外，谁都不再相信了。火心这才意识到虎掌给族群造成的破坏，超乎所有猫的想象。可恶的虎掌混淆了族长的判断力，把她的自信心彻底击垮了。

蓝星呵斥道：“走啊，别傻站着！”

火心看着她气鼓鼓地走开，心里越来越忧虑。虽然天空依然明朗，但在火心的眼里却是乌云密布，前途茫茫未卜。

两只猫到“四棵树”时已经快中午了。火心随着蓝星下坡进入盆地。每逢月圆之夜这个盆地就会热闹起来，四大猫族都要来这里开会，平日则空荡荡的，只有那四棵巨大的橡树巍然矗立，孤零零守卫着这个盆地。两只猫经过巨岩，要从盆地的另一边出去。

盆地的另一边坡陡，石头多，往上攀越时格外艰难。蓝星在石头间跳来跳去，嘴里唠唠叨叨不停地抱怨。火心看在眼里，故意放慢速度以免超过她。

爬上了坡，蓝星停下歇息，呼呼地喘着气。

火心问：“你没事吧？”

蓝星气喘吁吁地说：“年纪大喽！”

火心忧心忡忡。按理说她身上的伤早就痊愈了，不应该突然变得这么虚弱呀？但此时她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劳累，火心心想：也许是大热天爬坡的缘故吧，她的毛比我的厚。

等蓝星缓过了劲，火心紧张地望着脚下这片灌木丛生的高地。这里是风族的领地，是一片广袤（mào）的平原。以前火心来到这里时心情都很轻松，但现在雷、风两族交恶，他便不能像以往那般自在了。两族交恶缘于雷族为影族的前任族长断尾提供庇护，而做出这一决定的正是眼前的这位雷族族长蓝星。如果风族巡逻队发现雷族族长只带了一名护卫来到他们的领地，他们会怎么做？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护好蓝星，火心心里可一点儿底都没有。

他小声说：“我们必须小心些，免得暴露行踪。”

蓝星大声喊道：“你说什么？”这里的风大，说话时声音稍小些对方便听不见。

火心不得已提高嗓门儿说：“我们必须小心些，免得让他们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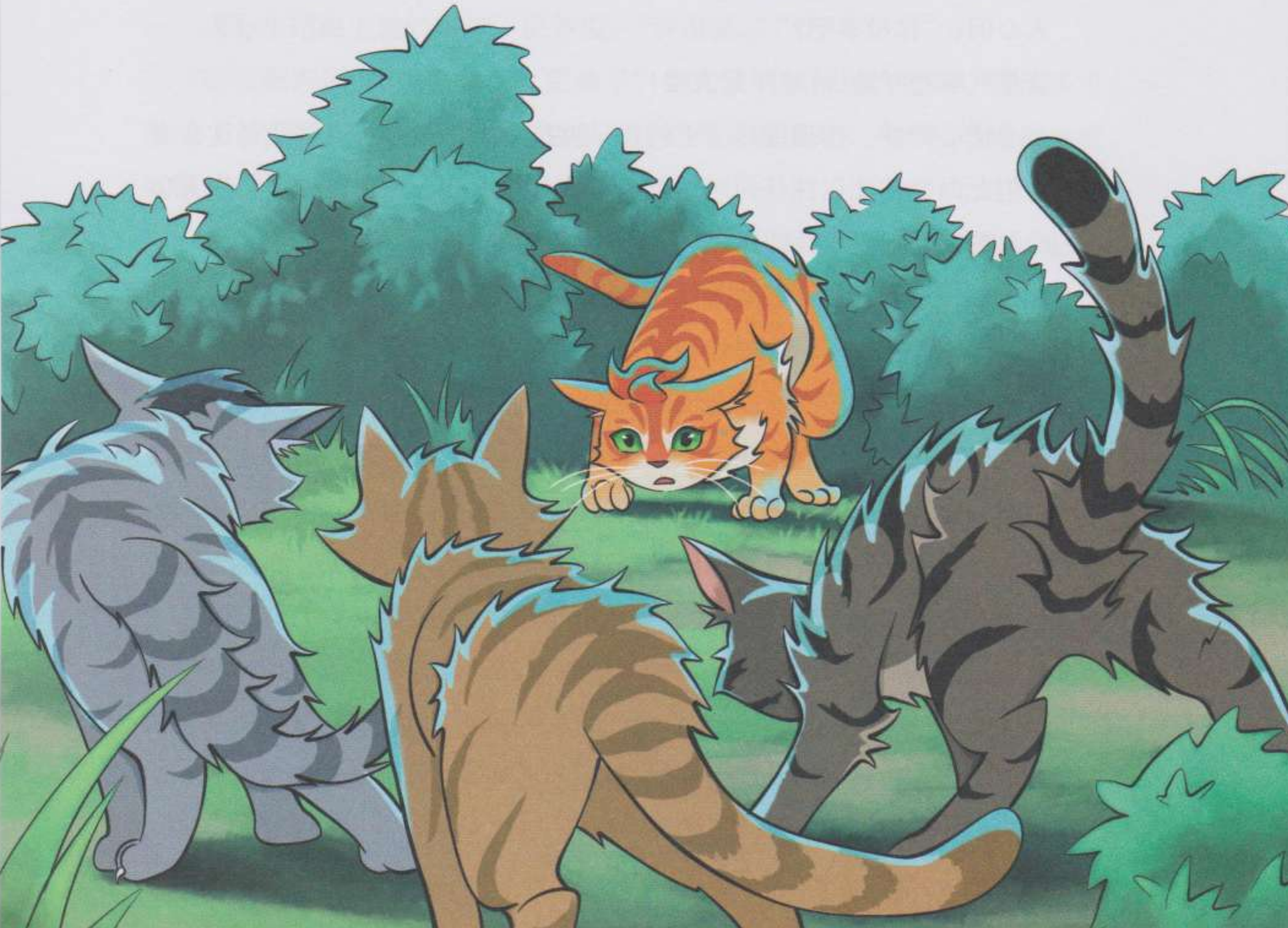
蓝星问：“为什么？我们这是去月亮石啊，这是星族赐予我们的权利，不会遇到阻拦的！”

火心知道此时争辩也是白费口舌，于是自告奋勇说：“我在前面开路。”

他来过这里多次，对这里的环境最为熟悉，不过前几次都没像这一次这般让他提心吊胆。他领着蓝星钻进灌木丛，心里暗自祈祷星族赐予他们蓝星所说的那种不受阻拦的权利，同时祈求祖先保佑他们别遇见风族的巡逻队，他还希望蓝星别把耳朵和尾巴竖得那么高。

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风族领地中央的金雀花丛里，将“四棵树”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不过他们还要走很远的路才能走出风族领地，进入两脚兽的农场。天气炎热，连吹来的微风都如同病猫嘴里呼出的热气一般。热风阵阵，将他们的气味又送了回去。火心心里刚冒起侥幸的念头，希望他们的气味能被生长茂盛的灌木遮掩住，忽然，蓝星的尾巴朝他晃了一下，然后便一闪身消失在金雀花丛里。

这时，他们身后响起一声怒吼。火心转身后退两步，一眼望去，顿时吓



得魂飞天外，只见三只风族猫正怒气冲冲地站在他的面前。

其中一只棕底黑斑的虎斑猫低嘶着说：“入侵者，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火心认得他是风族武士泥掌。他身边的那只灰猫叫裂耳，此时也是弓腰亮爪，蓄势待发。他们和火心原本相熟，此时却如同仇敌相见。三只猫里最小的那一只也是龇牙咧嘴，火心却不认识他。

火心强抑住内心的狂跳，竭力保持镇静，说：“我们只是路过……”

泥掌恶狠狠地盯着火心，厉声喝道：“还想狡辩！”

火心绝望地想：蓝星在哪里？他既想蓝星回来帮忙，又希望她没有听见泥掌的吼声，继续赶路。

正在他心里矛盾之际，忽然身边响起一声怒吼。他急忙转头看去，只见蓝星昂首挺胸地站在一旁。她怒叱道：“我们要去高石山。星族赐予我们安全通过的权利，你们不得阻拦！”

泥掌毫不示弱地说：“从雷族决定庇护断尾的那一刻起，你们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

火心理解风族的愤恨。他亲眼见过风族被断尾统治下的影族逼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惨状，他还记得自己曾帮忙衔带的那只可怜的小猫——那是风族在那场不幸中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只幼崽，残暴的断尾几乎毁掉了这个族群。

火心看着泥掌愤怒的目光说：“断尾已经死了。”

泥掌眼睛一亮，问：“是你们杀死的？”

火心迟疑了一下，身旁的蓝星厉声吼道：“当然不是我们杀的，雷族绝不会做凶手。”

泥掌反唇相讥：“是啊，你们只会庇护凶手！”说着，他弓起了背。

火心十分气馁，一转念，他想要换一种方式说服对方。

蓝星低嘶着说：“让开！”她弯曲身子，颈背上的毛高高竖起，准备出击了。

第六章　半路折返

蓝星倔强地说："星族给了我们安全通过的权利。"泥掌骂道："滚回家吧！"

火心的爪子紧紧攥住，他们现在是以二对三，而且蓝星的状态还不好。这场架打下来非得两败俱伤不可，蓝星因此也可能失去一条性命——星族赐给每个族长九条性命，蓝星只剩下最后一条了。

火心对蓝星悄声说："我们回去吧。"蓝星猛一扭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火心催促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我们不能打这一仗。"

蓝星说："但我必须和星族通话。"

火心说："可以换个时间。"蓝星犹豫不决，火心又说："我们赢不了这一仗。"

半晌过后，蓝星四肢的肌肉渐渐放松下来，肩膀上的毛也落了回去。火心松了口气。蓝星回过头对泥掌说："好吧，我们回去。但我们还会来的，你不可能永远隔断我们和星族的联系！"

泥掌伸直后背，说："还算你有自知之明。"

火心厉声吼道："你没听见蓝星的话吗？"泥掌凶巴巴地眯缝起眼睛，但火心继续说，"虽然这次我们离开，但你别想永远阻挡我们前往高石山。"

泥掌移开目光，说："我们陪你们回'四棵树'。"

听这口气，风族分明不相信他们能守信地离开风族领地。火心提心吊胆，生怕蓝星做出过激反应。但她什么也没有说，转身就走。

风族猫们走在最后，同他们保持了一段距离。火心听着背后的沙沙声，扭头看了三名彪悍的武士一眼，心里十分沮丧。他绝不会再让风族挡住他们的去路了。

火心和蓝星回到"四棵树"。三名风族武士则站在坡上，虎视眈眈地目送他们离去。蓝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每跳起一步后都重重落在地上，火心

真担心她一个踉跄（liàng qiàng）跌下去。两只猫最终平安无事。火心回头朝山上望去，远远望见那三只风族猫转身回去。

走到巨岩时，蓝星长长叹了口气。火心停下脚步问："你还好吗？"

蓝星不耐烦地摇了摇头，嘟囔说："星族不想和我说话，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我们？"

火心说："挡住我们去路的是风族，不是星族。"但他心里也觉得星族本该送给他们一些好运的。他又想起小耳说的那句话："据我所知，火心的任职仪式还是第一个打破了族群习俗的。"

火心紧张得脑袋快要炸开，难道武士祖先们真的生雷族的气了？

当他们回到营地时，大家都感到很惊讶。火心估计他们也察觉到自己内心的恐慌了，还从没有哪个族长在去月亮石的途中半路折返呢。

蓝星垂着头径直朝族长巢穴走去。火心看着她离去，心里沉甸甸的。一刹那，他只觉得阳光照在自己厚厚的皮毛上，实在是热得难受。于是他向空地边的阴凉处走去，一抬眼看见尘毛领着学徒蜡爪从金雀花通道里钻了出来。

尘毛说："你回来得真早。"他绕着火心打转，蜡爪则睁大眼睛瞅着这两名武士。

火心解释道："风族不让我们通过。"

尘毛回到学徒身边坐下，问："你没有告诉他们，你们要去高石山吗？"

火心生气地说："还用你说。"

他看见尘毛的眼睛朝金雀花通道瞟了一眼，于是扭头瞧去，瞧见黑条和香薇爪走进营地。香薇爪一脸疲惫地跟在黑条后面，身上的毛又脏又乱。

黑条眯缝着眼睛瞅着火心，问："你回来干什么？"

尘毛大声说："风族不让他们通过。"香薇爪抬起头吃惊地看了尘毛一眼。

黑条怒气冲冲地说："什么？他们怎么敢如此无礼？"

尘毛说："我不知道火心为什么甘心受他们的摆布。"

火心吼道："我没有选择，你能拿族长的性命开玩笑吗？"

奔风的声音隔着空地传了过来："火心！"只见他怒容满面地冲火心走来。黑条和尘毛对视了一眼，领着各自的学徒走开了。奔风走到火心面前

问："你看到云爪了吗？"

火心心里一沉，说："没有，我以为他下午和你外出狩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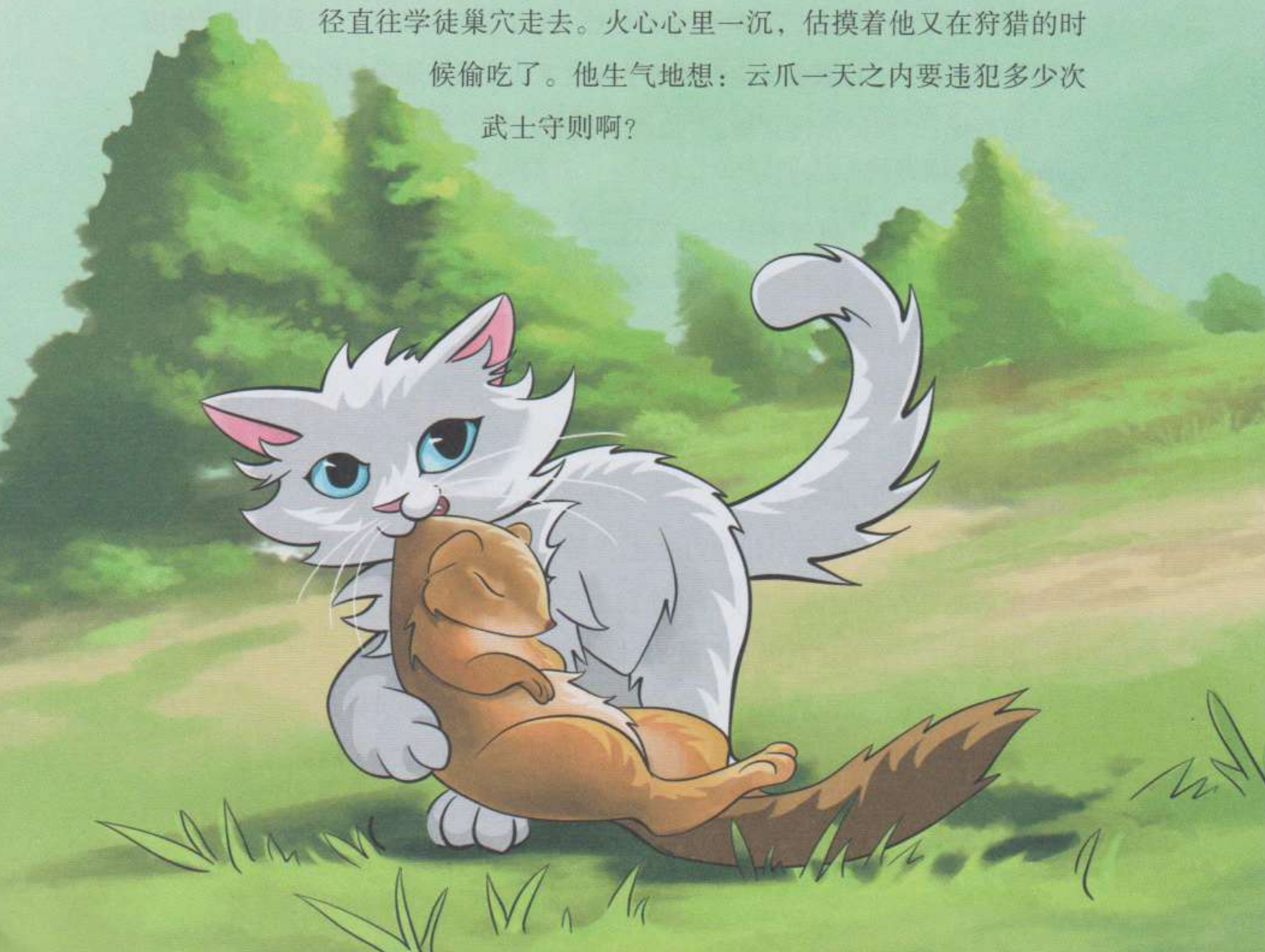
"我让他等一下，等我梳理完再走。"奔风脸上愤怒的成分更多于担心，"但我梳理完后，亮爪告诉我说云爪独自出去狩猎了。"

火心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云爪的不服管教，他暗自叹了口气，道歉说："真对不起。等他回来后，我会找他谈谈的。"

奔风哼了一声，仍然余怒未消。火心正要进一步道歉，却见奔风忽然一脸惊愕。他顺着奔风的目光瞅去，只见云爪嘴里衔着一只松鼠，蹦蹦跳跳地走进营地。云爪的眼睛睁得浑圆，显然为自己捕到了猎物感到得意。奔风鼻子里夸张地发出嗤的一声。

火心赶紧说："我会处理的。"奔风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终于还是点了点头，转身走开了。

火心看见云爪走到猎物堆边，放下嘴里叼着的松鼠，然后径直往学徒巢穴走去。火心心里一沉，估摸着他又在狩猎的时候偷吃了。他生气地想：云爪一天之内要违犯多少次武士守则啊？



火心叫道："云爪！"

云爪抬起头问："干什么？"

"我有话对你说。"

云爪慢悠悠地走了过来。火心注意到奔风站在武士巢穴外远远地看着，不由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劈头就问："你在狩猎的时候吃东西了？"

云爪耸了耸肩膀，说："那又怎样？我饿了。"

"未将猎物带回族群而擅自偷食，依照武士守则该怎么办？"

云爪翻着白眼，嘟囔说："还不是老一套，不让我干这也不让我干那。"

火心气往上冲，说："你去取那只鸽子了吗？"

"没有取，它不见了。"

火心吃了一惊，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相信云爪的话。他觉得再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纯粹是白费口舌，于是转换话题说："你为什么不跟着奔风去狩猎？"

"他太磨蹭了，光准备就是老半天。何况我更喜欢独自狩猎！"

火心严厉地说："你还是个学徒，跟着武士出去狩猎能学到很多东西。"

云爪叹了口气，说："是，火心。"

火心不知道云爪是否真的将他的话听进脑子里。他说："如果你老是这个样子，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武士！等你眼睁睁地瞅着蜡爪和香薇爪成为武士，而自己还是个学徒时，看你怎么办？"

云爪不服气地说："那怎么可能！"

火心说："现在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下次森林大会蜡爪和香薇爪可以去参加，而你则要乖乖地待在营地里。"

火心说到这里才算击中了云爪的痛处，云爪难以置信地说："但……"

火心粗暴地截断了他的话："我向蓝星汇报后，她会同意的。走吧！"

云爪无精打采地向学徒巢穴外围观的其他学徒走去。火心懒得管奔风是否看见了这一幕，他现在已不在乎大伙儿怎么看待他的学徒，他们的观点忽然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此刻他越来越感到担心的是，云爪可能永远也成不了一名武士。

第七章 尴尬时刻

“蓝星，我们从高地返回以来，这几天……”火心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月亮石”这三个字，虽然此时巢穴里只有他和蓝星两个，但说到那次被迫半途而废的旅行，仍感到羞于启齿，“我们的领地里没有发现任何风族或影族的迹象。”蓝星眯缝起眼睛，一脸不相信的样子。火心继续说：“现在我们有许多学徒需要训练，而且树林里猎物也很多，族里实在是事务繁忙，所以很难安排出三名武士留守营地，我……我想两名就够了。”

蓝星焦虑地说：“如果我们又遇到袭击怎么办？”

火心说：“如果风族真的想对我们不利，上次泥掌就不会让你离开了。”他心里想的是“活着离开”。

“那好吧。”蓝星点了点头，眼里的神情不可捉摸，“就留两名武士吧。”

“谢谢你，蓝星。”火心还有一堆事情要办，于是说，“我去安排一下明天的巡逻。”他尊敬地低下头，退出巢穴。

众武士已等候在巢穴外。黑条问：“今晚的森林大会安排谁去？”

火心坦白地说：“我不知道。”

黑条眯缝起眼睛说：“是她没有告诉你，还是她没有决定好？”

火心回答说：“她没有和我谈起此事。她决定后会告诉我们的。”

黑条扭过头瞅着树林说：“她最好抓紧点儿，太阳要落山了。”

火心对他说：“那么你就去吃点儿东西吧。要去森林大会，体力也得跟上才行啊。”黑条的语气让他很不痛快，但他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大伙儿散去后，火心立刻向蓝星的巢穴走去。刚才蓝星没有提森林大会的事，而自己则只顾忙着安排明天巡逻，竟把这件事忘了。

蓝星恰好顶开巢穴门口的苔藓走出来，看上去似乎是刚刚精心梳理过，毛色十分光鲜。火心稍稍感到宽慰，好歹族长又知道照顾自己了。蓝星抬眼瞅见火心说：“哦，火心，吃过饭后通知大家准备出发去森林大会。”

火心问："唔——都叫谁去呢？"

蓝星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不假思索地说了几个名字——其中没有云爪，但有蜡爪——以致火心怀疑是不是蓝星已经告诉他，而他却忘记了。

火心回答说："是，蓝星。"他低头行礼后，转身朝猎物堆走去。猎物堆里剩有一只肥鸽，火心决定将它留给蓝星。也许这只肥鸽要比那些不足二两肉的猎物更能让她胃口大开吧。火心只挑了一只水老鼠。近来蓝星的喜怒无常让他疲于应付，因此没什么胃口。

火心衔着水老鼠正要回到他吃饭的老地方，忽然背后掠过一丝寒意。他本能地回头瞧去，只见黑莓崽正远远地望着他，顿时心里感到十分别扭。他勉强冲黑莓崽点了点头，转身走到那簇荨麻旁开始吃饭。

吃过饭后，火心扫了一眼空地。大家都在进行饭后的闲聊。天色趋暗，凉意渐浓。他望着学徒巢穴，不知道云爪是否还记得自己因外出狩猎时偷吃东西而不得参加森林大会这回事。

只见云爪趴在学徒巢穴外的树墩上，蜡爪则试图从下面爬上去，两个小家伙的攻防大战正打得不亦乐乎。起码云爪和他的穴友们相处得很和睦，这一点倒让火心感到高兴。他又想到，不知灰条会不会参加今晚的森林大会。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灰条加入河族还不到一个月。不过，他好歹将银溪生下的两只幼崽送了回去，河族族长冲着这一点也许会对他网开一面——毕竟，银溪是他的女儿，那两只幼崽就是他的外孙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河族允许灰条参加森林大会，那也就意味着灰条和河族融为了一体。尽管如此，火心还是希望能在森林大会上见到他。

火心站起来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宣布参加今晚森林大会的名单："鼠毛、奔风、沙风、蕨毛、亮爪、蜡爪，还有迅爪。"他忽然意识到名单里没有黑条、长尾和尘毛这三个虎掌曾经的死党。他怀疑蓝星故意没有将他们列入名单。那三只猫相互交换了眼色，齐齐地盯着火心。

此时蓝星正和白风在她的巢穴外互相舔梳，直到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她才站起身走过来。

她说："我们不在的时候，族里的事都交给白风处理。"

鼠毛小心谨慎地说："蓝星，风族没让你去高石山，你准备在会上说些

什么?”

火心的肩膀一下子绷紧了。鼠毛这句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就是要问蓝星大伙儿该不该找他们算这笔旧账。

蓝星神态自若地说：“我什么也不会说。风族知道自己理亏，我不想当着其他族群的面和他们撕破脸皮。”

众猫都显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火心不知道蓝星此举在大伙儿的眼里是明智呢，还是懦弱。随着一声号令，大伙儿集体出发，穿过金雀花通道，走进月光笼罩的森林。

众猫爬上沟沿，回头看去，沟内一片漆黑。由于天旱，整片森林就如同被榨干汁髓的骨头，脚下的土地经过烈日的烘烤，到处都是干燥的灰土。蓝星在前头领路，火心在后面压阵。

沙风有意和火心并肩而行。他们跳过一根倒在地上的树干，沙风对火心小声说：“蓝星的情绪看起来恢复得不错。”

火心小心避开荨麻的枝条，含含糊糊地说：“是吧。”

沙风用只有他们两个才能听见的声音说：“但她似乎有些冷漠，她看起来不大像……”她迟疑了一下。火心没有接茬，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大家已经开始注意到蓝星的变化了。

最后沙风说：“她变了。”

火心没有看她，而是转弯从一簇荨麻旁绕过，沙风则纵身从那簇荨麻上跳了过去，落在前面的草地上。

火心跑了几步跟上，气喘吁吁地说：“蓝星的情绪还不太稳定，虎掌的事情对她的打击太大了。”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没有怀疑过虎掌呢。”

火心反问说：“你怀疑过他吗?”

沙风坦白地说：“没有，没有一只猫怀疑过。但大家都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了，但蓝星看起来似乎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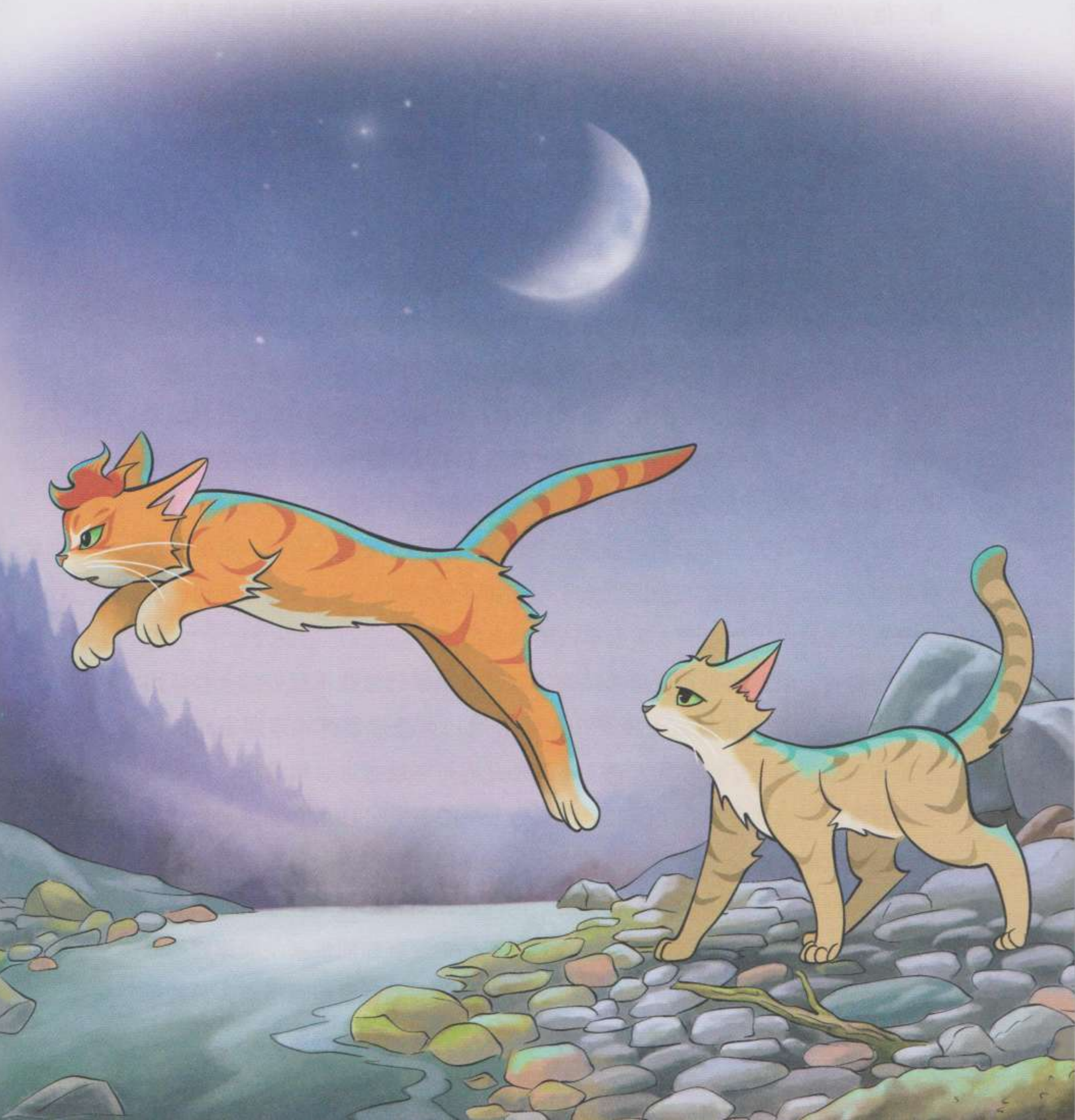
火心说：“她不正领着我们去森林大会嘛。”

沙风容颜一展，说：“这倒也是。”

火心信誓旦旦地说：“她还是原来的蓝星，等着瞧吧。”

两只猫加快脚步，他们跳过一条小溪。小溪干涸得河床都显露出来，任谁看了都不会相信就是这条小溪，在新叶季刚刚到来时竟然涨成了一条大河，阻挡住雷族的去路。

火心带领沙风循着大伙儿留下的气味踪迹继续前进，猫群经过后，灌木丛的枝叶犹在摇晃，似乎也受到了大家迫不及待的心情的感染。两只猫一路



奔行，快到“四棵树”才赶上队伍。

蓝星已经站在坡上，正朝盆地内张望。火心看见盆地内有许多猫影晃动，这些猫相互间小声地打着招呼。飘上来的空气里有河族、影族和风族的气味，显然雷族是最后到的。火心看见蓝星正凝望着会场中央的巨岩，她的背部竟然在颤抖。蓝星似乎是深吸了口气，然后才顺着坡走进盆地。

大伙儿紧跟其后。到了会场，火心放慢脚步，抻着脖子寻找灰条的身影。他看见河族的副族长豹毛正和一名他不认识的影族武士说话。河族族长钩星和石毛坐在一起，默默无语地四下张望。火心嗅到一股河族的气味逐渐接近，他回过头，瞅见一名学徒过来和亮爪打招呼。猫群中没有灰条的气味。虽然火心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但失望之情仍不禁涌上心头。

一名灰色的影族学徒也走到亮爪身边。火心左右无事，于是站在那里旁听。

“你们族又看到泼皮猫了吗？夜星担心他们还赖在森林里不走。”

火心心里一阵紧张。各族的领地边界处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泼皮猫的踪迹，一直以来大家都为此事感到担忧。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雷族副族长虎掌居然和这些泼皮猫交上了朋友，还利用他们对付自己的族群。火心赶紧给亮爪使了个眼色，提醒他说话注意。但亮爪根本不用提醒，只听他轻描淡写地说：“最近一个月我们的领地内没有他们的气味。”

火心松了口气。那只河族猫说：“我们领地里也没有，他们一定是离开森林了。”火心真希望自己也像这只河族猫那么自信，不过直觉告诉他，既然虎掌卷入其中，这些泼皮猫迟早还要回来的。

那名曾经阻挡火心和蓝星去路的风族武士泥掌就坐在不远处。火心认出坐在他旁边的那名年轻武士便是一根须。当初火心带领风族返回家园的路上，和一根须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不过他此时可不敢过去，因为泥掌正冷冷地瞅着自己。他知道现在决不能走过去为上次的事情和对方争吵。

他经过泥掌的身旁，向豹毛走去。尽管他们现在职务平等，但豹毛的身上透着一种发号施令的威严。自从雷、河两族在山涧边打了一仗，那只名叫白掌的河族猫在战斗中丧生后，火心总觉得豹毛带着如同尖刺一般锋锐的敌意。不过他现在实在想知道灰条的近况，于是朝豹毛尊敬地点了点头，豹毛

也低头回礼。

坐在豹毛旁边的那名影族武士声音沙哑着打招呼，但话说到一半就剧烈地咳嗽起来。火心这才注意到这名武士身上的毛有多邋遢（lā tɑ），仿佛有一个月没有好好梳理过了。

豹毛舔了一下爪子，看着这名影族武士步履蹒跚地走开，消失在黑暗中。

火心问：“他没事吧？”

豹毛神情厌恶地说：“他那个样子像没事吗？病猫就不该来参加森林大会。”

“我们不该做点儿什么吗？”

豹毛说：“能做什么？影族自己有巫医。”她放下爪子，湿淋淋的须子在月光下闪着光亮。她好奇地问：“我听说你当上雷族新的副族长了？”火心点点头，知道这件事一定是从灰条嘴里透漏出去的。豹毛继续说：“虎掌出什么事了？其他族群都被你们蒙在鼓里。他死了吗？”

火心不自在地晃晃尾巴。他能想象出豹毛一定是迫不及待地到处宣扬，说雷族那位著名的副族长居然被一只宠物猫给取代了。他尽量表现出淡漠的样子说：“虎掌出什么事就不劳河族挂心了。”他猜不透待会儿蓝星向其他族群宣布自己的任命时，将会如何谈及虎掌的事情。

豹毛眯缝起眼睛，但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她说：“那么，你是来炫耀你的新头衔呢，还是来找你的老朋友灰条？”

火心没想到她居然会主动给自己一个询问灰条近况的机会，于是抬起头问：“他怎么样？”

豹毛耸了耸肩膀说：“还凑合吧。虽然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河族武士，但至少不再怕水了，这一点倒出乎我的意料。”火心装作没有听出她话语中对灰条轻视的意思，没有说话。只听豹毛继续说：“他的孩子很健壮，也很聪明。他们一定从母亲那里遗传得更多一些。”

难道这家伙是在故意激怒他吗？火心竭力压抑住内心的愤怒，这时鼠毛走到他的身后。

鼠毛向豹毛致意说：“你好啊，豹毛。石毛告诉我，除了灰条那两只幼崽之外，你们族群又增添了几只幼崽。”

豹毛说："是的，他说得没错。这全托星族的福。"

鼠毛说："他还说，雾脚的孩子准备接受训练了。你知道的，他们还是火心从洪水里救出来的呢。"鼠毛眼里闪着调皮的神色。火心注意到豹毛的脸一下子耷拉下来，但他的心思已经转到雾脚和她的兄弟石毛身上。火心向四周瞅瞅，瞅见蓝星独自坐在巨岩下面。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就在这里吗？她听说雾脚的孩子就要做学徒了吗？当火心的目光回到豹毛和鼠毛身上时，豹毛已经走开了。

鼠毛同情地瞅了眼火心，说："别担心，你和她处久了，就会发现她并不那么强势。河族其他猫对我们还算友善，没有雷族的帮助，他们不可能安然渡过那次洪灾，况且，我们任由他们领走了银溪的幼崽，使双方避免了一场恶斗。"

火心说："不过，豹毛最不喜欢的雷族猫就是灰条，都是因为白掌掉进山涧那件事。"

"豹毛会忘记过去原谅他的。灰条给了河族两只优秀、健壮的幼崽。"鼠毛晃了晃尾巴，"她向你问起虎掌的事情了吗？"

"问了。"

"每只猫都想知道他出什么事了。"

火心苦涩地补充了一句："而且还想知道为什么会让一只宠物猫取代他的位置。"

鼠毛瞥了他一眼说："没错，别往心里去，火心。如果别的族发生副族长替换的事，我们也会好奇的。"她向周围扫了一眼，说："你注意到了吗？影族今晚来的猫可真少。"

火心点了点头，说："到目前为止，我只看见两名影族武士，其中一只还咳嗽得厉害。"

鼠毛好奇地说："真的吗？"

火心说："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疾病。"

"估计是吧。"

巨岩上响起声音。火心抬眼望见河族族长钩星站在巨岩上，身上的毛在月光下隐隐闪光。他的两边坐着蓝星和风族族长高星，最边上，在橡树的半

遮半掩下，坐着夜星。

那位影族族长的形象让火心感到十分吃惊。依照常理，风族由于长年在荒野上追逐兔子，因此体形偏瘦，但夜星看上去竟然比风族猫还要瘦上三分。不，他不仅瘦，而且脑袋耷拉着，弯腰驼背，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火心琢磨着他是不是病了。不过火心随即想起，夜星接替影族族长职位时已经步入老年了，这也难怪他看上去很虚弱。星族能赐予他九条性命，却不能让时光倒流。

鼠毛小声说：“过去瞧瞧。”火心跟着她走到猫群前面并肩坐下，坐在自己另一边的则是雾脚。

钩星站在巨岩上说：“蓝星希望第一个讲话。”说着，他对蓝星低头行礼。蓝星走上前亮开嗓门儿，声音和往常一样洪亮。

“在场的各位有的也许已经从风族那里得知了些消息，但有些还不知情，我要对大家说，断尾死了！”

猫群中响起一片议论声，大家都感到大快人心。火心注意到夜星的耳朵和尾巴在不停地抖动。这位影族族长看起来对他的老对头的死感到很兴奋。

夜星声音沙哑地问：“他怎么死的？”

蓝星置若罔闻，继续说：“而且雷族有了一位新的副族长。”

风族的一名武士发出惊叫：“这么说，从河族那里传出来的小道消息是确实的喽。虎掌出事了？”

泥掌问：“他死了吗？”他的话音刚落，猫群中顿时乱哄哄地嚷成一团。看到虎掌在其他族群里享有这么高的声望，火心不由得十分忌妒。看到大家的问题如连珠炮一样劈头盖脸地向蓝星打过去，火心心里十分焦急。

“他是病死的吗？”

“是意外事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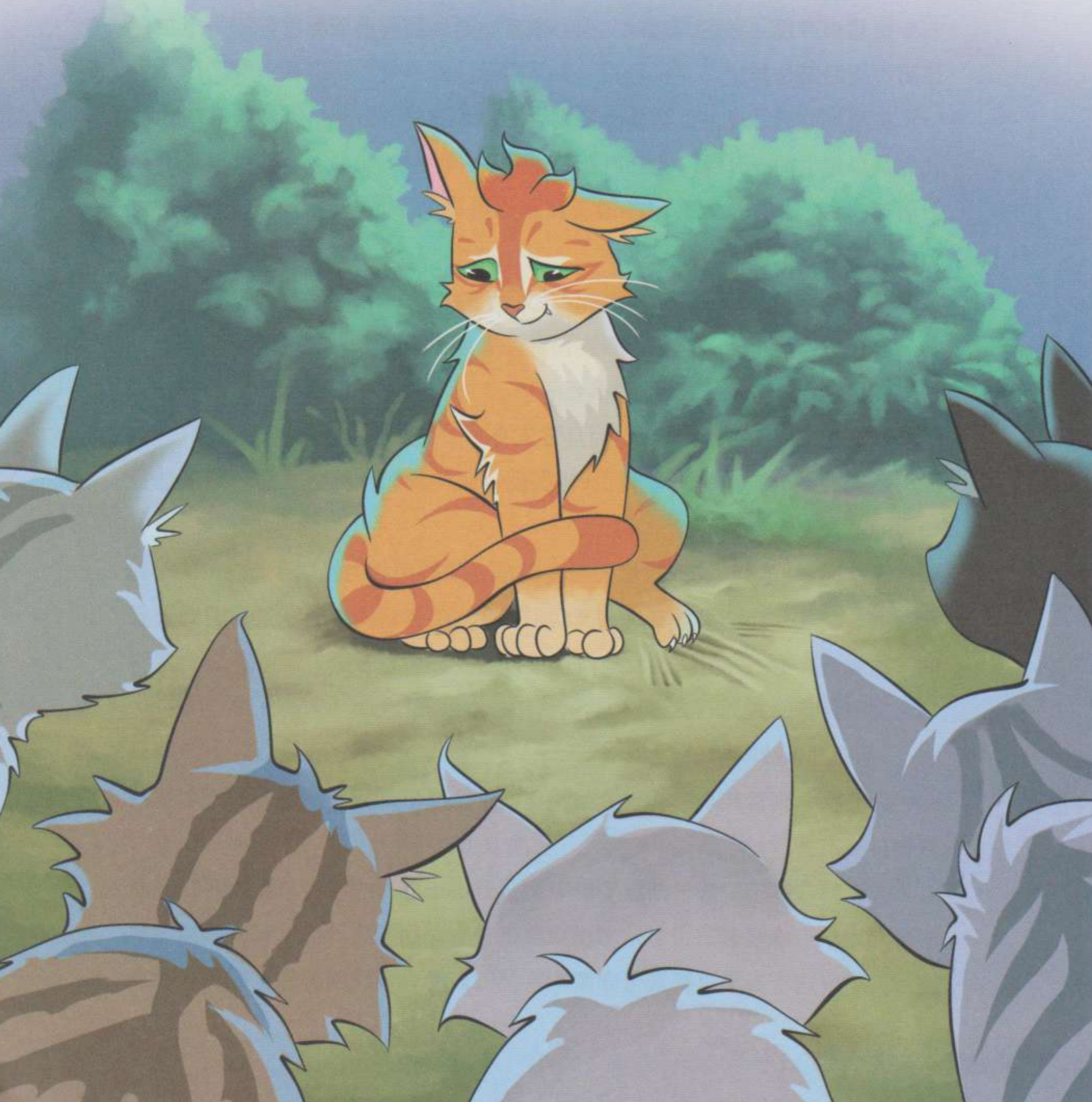
火心感觉到雷族众猫都很紧张，他们都像亮爪一样，不愿将原副族长的丑事抖搂出去。

大家瞎吵吵了一阵，渐渐安静下来，但由于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仍在不高兴地小声嘀咕着。火心不知道蓝星是否会对别的族群提出警告，说虎掌还活着——这个不必再受武士守则约束，因而十分危险的背叛者还在森林里

游荡。

不过蓝星没有再提虎掌的事情，而是话锋一转，说："我们新的副族长是火心。"

数十颗脑袋立刻齐齐地转向火心，这些充满质疑的目光让他身上滚烫滚烫的。会场中静得可怕，群猫的呼吸声清晰可闻，一双双眼睛一眨不眨地齐刷刷地望着他。火心脚爪在地面上来回磨蹭，只盼族长们赶快进入会议的下一项议题。



第八章　圈套？

惊呼声和擂鼓般的脚步声将火心从睡梦中唤醒，一缕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照进武士巢穴里，晃得他睁不开眼。

一颗金黄色的脑袋伸进巢穴，是沙风。只见她两眼放光，气喘吁吁地说：“我们抓获了两名影族武士！”

火心顿时清醒了过来，一下子跳起来问：“什么？在哪儿？”

沙风说：“在猫头鹰树附近。当时他们睡着了！”听她的口气，显然对这两名粗心大意的武士含有轻蔑之意。

“你禀告蓝星了吗？”

“尘毛正在向她禀告。”说完，她的头缩了回去，火心急忙跟上。经过奔风身边时，见他抻长脖子，也被惊醒了。

从森林大会上回来后，火心睡得很不安稳。蓝星在大会上宣布完他的任命后，迎来的不是潮水般的恭贺致意，而是长久的沉默，这对火心的刺激很大。在梦里，有许多陌生猫见到他就往后退缩，仿佛他就是一只在黑暗中飞翔的猫头鹰，会给他们带来疾病的噩兆。他原以为大家已经不再将他看成外来者了，但那一双双充满挑战意味的眼睛使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这片丛林完全接纳。他只希望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那个破天荒的任命仪式。宠物猫取代受尊敬的副族长本已让大伙儿感到不自在，那件事只会加强这种情绪。

如今他面临着另一个挑战，他该怎样处置这两名俘虏呢？火心真希望蓝星能够平静下来，来指点他如何处理此事。

走近那两名影族武士，他立刻认出了其中的一名。那是小云，一只棕色的虎斑公猫。他们曾在森林大会上见过面，那时小云不过是只幼崽。在他还未满六个月大时，断尾便强迫他做了学徒。现在他已经完全长大了，但个头依旧很小，而且看上去很糟糕。他的毛乱蓬蓬的，身上散发出腐肉的味道和恐惧的气味。他的腰部瘦成一把干柴，他的眼球深深陷入眼眶。另外一只比

他也强不到哪里去。火心心头涌起一阵不安的情绪，心想：这两名糟糕的武士被吓坏了。

火心瞅了瞅白风，是他带领的早班巡逻，于是问白风：“被你们发现后，他们反抗了吗?”

白风摇晃着尾巴说：“没有。我们唤醒他们时，他们还乞求我们将他们带回这里。”

火心疑惑不解地问：“乞求你们？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那两名影族武士在哪儿?”蓝星一边吼着，一边分开众猫走过来，脸上的神情又惊又怒。火心看了十分紧张。蓝星冲着那两只可怜兮兮的猫低嘶着说：“你们又来攻击了?”

火心急忙解释道：“是白风在巡逻时发现他们的。他们正在雷族的领地里睡觉。”

蓝星凶巴巴地说：“睡觉？哼，我们到底有没有遭到入侵?”

白风说：“我们只发现了他们两个。”

蓝星问：“你敢肯定吗？这有可能是个圈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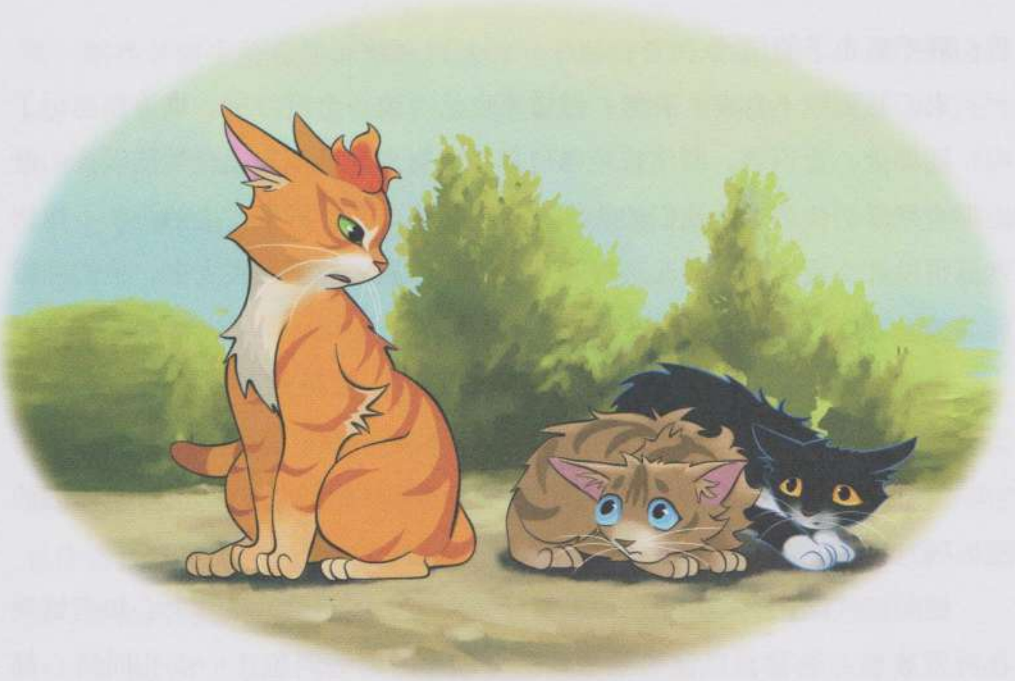
火心瞅着这两名可怜的武士，觉得他们心里压根不可能有这个念头。不过蓝星说得也对。为了保险起见，最好还是探察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影族武士藏匿在丛林里，等待攻击的信号。他把鼠毛和尘毛叫过来，吩咐说：“你们两个各带一名武士和一名学徒，从雷鬼路开始往营地这边来，仔细搜查雷族领地的每一寸土地，看有没有影族的踪迹。”

两名武士凛然遵命。尘毛叫上奔风和蜡爪，鼠毛则选了迅爪和蕨毛。六只猫奔出营地消失在树林里。

火心转回头，看着两名瑟瑟发抖的俘虏，问：“你们到雷族领地来做什么？小云，你怎么会在这儿?”

小云睁大眼睛，害怕地瞅着火心。一股同情之意涌上火心心头。小云的样子就和他们在森林大会上初遇时一样，迷惘而无助。那时他还是个乳臭（xiù）未干的幼崽呢。

小云最后结结巴巴地说：“白……白喉和我来这里，是希望你们能……能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治病的药草。”



猫群中顿时嘘声一片，大家都不相信他的话。小云吓得缩成一团，瘦骨嶙峋（lín xún）的身子紧紧贴在地上。

火心惊讶地看着这两名俘虏。影族什么时候开始向他们的死敌求助了？

“火心，等一下。”火心耳边响起炭毛的声音，她眯缝着眼仔细观察着这两只影族猫，“这两只猫对我们构不成威胁。他们生病了。”她一瘸一拐地走上前，用鼻子触了触小云的前爪说：“他的爪垫很热，他发烧了。”

炭毛正要去嗅另一只猫的爪子，黄牙突然分开众猫挤了进来，尖叫道：“别嗅，炭毛！离他们远远的！”

炭毛跳到一旁，说：“为什么？他们病了，我们该帮帮他们！”她扭过头，恳求地瞅了眼火心，又看了看蓝星。

所有猫都看着蓝星，但这位雷族族长只是怔怔地瞧着这两名俘虏。火心看得出来，蓝星此时正处在同情和恐惧的矛盾斗争中，她的眼里笼罩着一层迷惘的神色。火心意识到自己必须分散大伙儿的注意，以便让蓝星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他又问这两名俘虏：“你们怎么会想起找我们帮忙了？”

这回是那只叫白喉的影族猫回答他的问话。白喉是一只黑色公猫，爪子和胸脯本来是白色的，此时却肮脏污秽。他解释道：“你以前帮助过影族，

我们联手赶走了断尾。”

火心感到颇不自在，心想：但雷族也给了他一个避难所，难道你忘记了吗？随即火心意识到，断尾曾经强迫那些幼崽离开母亲去接受学徒训练。赶走那个残暴的统治者是他们的头等大事，相比之下，后来发生的一些不愉快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何况现在断尾已死，影族去掉了心腹大患，他们和雷族的关系自然也就不那么截然对立了。

白喉继续说：“希望你们现在能帮助我们。夜星病了，许多猫都病倒了，营地里乱成了一锅粥。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药草和猎物。”

没等火心说话，黄牙便厉声喝道：“奔鼻是干什么吃的？他可是你们的巫医啊，照料你们是他的事！”

她的口气倒让火心吃了一惊。黄牙曾经是影族的猫，尽管火心知道她现在对雷族忠心耿耿，可没想到她竟然对以前的那些同胞连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

黑条吼道：“昨晚森林大会上，夜星还好好的。”

蓝星将信将疑地眯缝着眼睛说：“是啊。”

不过火心记得当时那位影族族长看上去非常虚弱，因此当小云说出下面的话时，火心并不感到意外。只听小云说：“他回到营地后病得更重了。奔鼻整晚都和他待在一起，一刻也没有离开，以致一只幼崽死掉了，那只幼崽连一粒消除痛苦的罂粟籽都没吃就死了！我们都害怕奔鼻也任由我们自生自灭。求求你们帮帮我们吧！”

小云的哀求声令火心对此事深信不疑，他期盼地看着蓝星，却见她的眼里仍充满了迷惘的神色。

黄牙低吼着坚持说：“他们必须离开！”

火心脱口而出：“为什么？他们这种状态对我们根本构不成威胁！”

“他们身上携带有病原。我以前在影族里见识过。”黄牙绕着那两只影族猫打转，隔着老远观察他们，“上回有许多猫都因此丢了性命。”

火心问：“它不是绿咳症吗？”一些雷族猫听到这种在落叶季肆虐的疾病名字，都吓得向后退。

黄牙死死盯着那两名俘虏，低声说：“它没有名字。这种病来自一些老

鼠，那些老鼠生活在邻近影族领地的一个两脚兽的垃圾堆里。”她瞪着小云说：“长老们肯定知道这些两脚兽的老鼠身上携带有病原，一定不会把它们当作猎物，对吗?”

小云解释道：“是一名学徒带回了那种老鼠。他年龄太小，竟把这回事给忘了。”

大家陷入了一片沉默，只听见两只病猫粗重的呼吸声。火心问蓝星：“我们该怎么办?”

没等蓝星回答，黄牙抢先说：“蓝星，不久以前绿咳症刚刚席卷了我们族群，你为此还丢了一条性命。”黄牙说着眯缝起眼睛，火心猜到她心里在想什么。只有他和黄牙知道蓝星仅剩一条性命了，如果族群流行疾病，蓝星很可能会死的。一想到这里，虽然是大热天，火心仍然冒出一身冷汗。

蓝星点了点头，说：“你说得没错，黄牙。这两只猫必须离开。火心，你送他们走。”她面无表情，口气平淡如水。说完这些话，便转身回到巢穴。

火心很同情这些病猫，虽然见蓝星终于做出了决定，但他心里却丝毫轻松不起来。他不情愿地说：“沙风和我护送他们返回影族领地。”群猫均无异议。小云凝视着火心，眼里满是乞求的目光。火心硬起心肠避开他的目光，对大家说：“回各自的巢穴去吧。”

众猫默默无语地散去，只留下炭毛在火心和沙风身边。白喉又开始咳嗽起来，身子痛苦地抽搐。

炭毛恳求说：“请让我帮帮他们吧。”

火心无奈地摇了摇头。这时黄牙的喊声从香薇通道里传来：“炭毛，过来！你必须洗掉鼻子上沾染的病原。”

炭毛眼巴巴瞅着火心。

黄牙厉声喝道：“现在就过来！不然我就往洗液里加一些荨麻叶子!”

炭毛后退几步，责备地看了眼火心，转身走开了。但火心实在爱莫能助。蓝星下了命令，而大伙儿也都同意了。

火心瞅瞅沙风，看见她眼里充满了同情的神色，不由得稍感欣慰。他知道沙风理解他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同情病猫，另一方面却要避免族群受到疾病感染。

沙风轻声说：“我们走吧。他们越早回到自己的营地，情况就越好。”

火心回答说：“好吧。”他瞅了眼小云，强迫自己不去看他脸上那副绝望的神情，说：“雷鬼路上很繁忙，绿叶季路上的怪物特别多，我们帮助你们过去。”

小云小声说：“不必了，我们自己能过去。”

火心说：“不管怎么说，我们把你们送到那里。走吧。”

两只影族猫摇摇晃晃站起身，步履蹒跚地朝营门口走去。沙风和火心跟在后面，谁都没有说话。当火心看见那两只病猫痛苦地往沟上爬时，揪心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们走进树林，只见一只老鼠嗖地从他们前面跑过，那两名影族武士耳朵动了动，但他们此时虚弱过度，连追赶的力气都没有了。火心没有多想，猛地冲进灌木丛捉住了那只老鼠。他将老鼠带回，放在小云的爪下。两只病猫仿佛病得连道谢的话都不会说了，趴在地上张口就吃。

火心见沙风的神色有些异样，于是说：“吃东西不会传播疾病的，而且他们有了力气才能回到营地。”

小云和白喉吃到一半，忽然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跑进灌木丛，沙风见了说：“看来他们的胃口也不大好。”过了一会儿，火心听见他们呕吐的声音。

“浪费了一只猎物。”沙风抱怨着，扒了些土盖在未吃完的猎物上。

火心失望地说：“大概是吧。”他等两只病猫出来后，才领着沙风护送他们继续前行。

正走着，火心忽然嗅到雷鬼路上的那种刺鼻的烟味儿，接着，浓密的树林外传来怪物的轰鸣声。沙风对那两只影族猫说：“我知道你们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我们还是要看着你们穿过雷鬼路。”火心点头称是。他倒不是怀疑这两只猫不肯离开雷族领地，而是实在担心他们的安全。

小云坚持说：“我们自己能过去，你们回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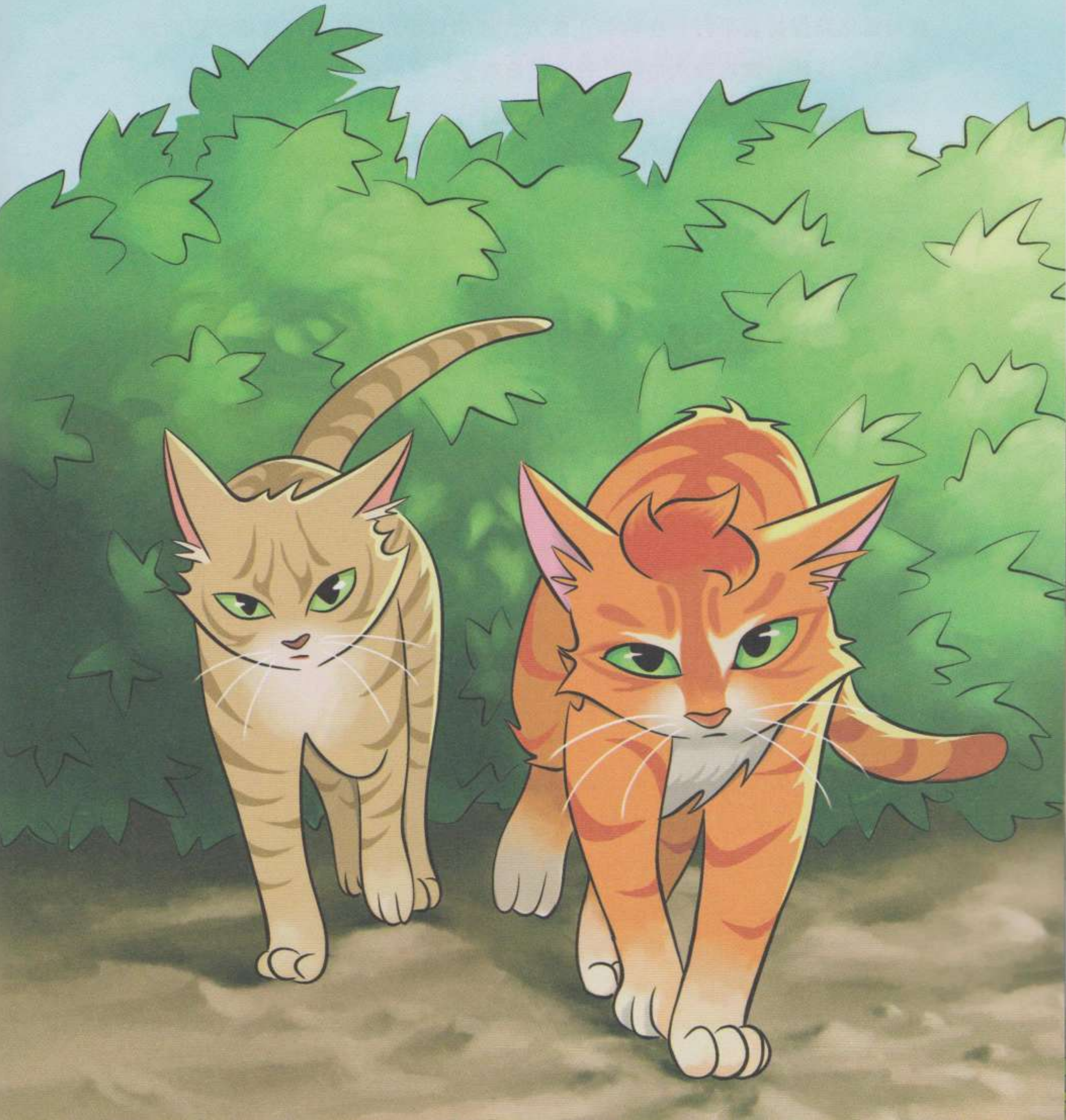
火心盯着他，突然怀疑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知的秘密。不过，他仍然难以相信这两名病恹（yān）恹的武士会对雷族造成什么危害。他退让一步说：“好吧。”沙风向他投来质疑的目光，火心晃了下尾巴，给她一个微小的暗示后，她才坐下来。小云和白喉同他们道了声别，消失在香薇丛里。

沙风说：“我们要……”

“跟踪他们？”火心猜到她想说什么，“我们正要如此。”

火心和沙风等了一会儿，直到那两只影族猫的脚步声渐渐隐去，才循着他们留下的气味踪迹追了上去。

走了一段，气味踪迹折向“四棵树”的方向。沙风小声说：“这不是去雷鬼路的路。”



火心耸了耸肩膀，猜测说：“也许他们是沿着来时的路线原路返回吧。”他的鼻子触到一根荆棘条，上面残留的病猫的气味熏得他直咧嘴。他忧心忡忡地说：“快点儿，追上他们。”难道他看错这两只影族猫了吗？难道他们言而无信，又重新返回到雷族领地里了吗？他加快脚步，沙风默默无语紧跟在后。

远处雷鬼路上的噪声细微得像蜜蜂嗡嗡，那两只影族猫走过的路似乎一直与雷鬼路保持着平行。在他们正前方，那两只影族猫已经穿过雷、影两族的边界，正往一簇荆棘丛里钻，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已经被盯梢了。

沙风眯缝起眼睛说：“他们为什么去那里？”

火心回答说：“过去瞧个究竟。”他急匆匆地赶过去，提心吊胆地越过两族边界。雷鬼路上的噪声渐渐大了起来，听得火心很难受。

两名雷族武士在荆条里穿行。虽然深入敌境令火心感到浑身不自在，但他必须要确知那两只影族猫是否真的回到了他们自己的营地。通过声音判断，雷鬼路就在他们前方不远的地方，两只病猫的气味几乎被雷鬼路上飘起的烟雾淹没了。

忽然，荆棘丛到了尽头，火心他们走进一片污秽的草地。他警告随后跟来的沙风说：“当心！”只见那条坚硬的灰色大路赫然横在他们面前，在烈日下反射出微光。一只怪物呼啸而过，沙风吓得直往后退。

她问：“那两只影族猫去哪儿了？”

火心凝神朝雷鬼路对面望去，雷鬼路上怪物一只接着一只呼啸而过，卷起的强风将他的毛和须子刮得乱抖。那两只病猫却不见踪影，不过他们绝不可能已经穿越雷鬼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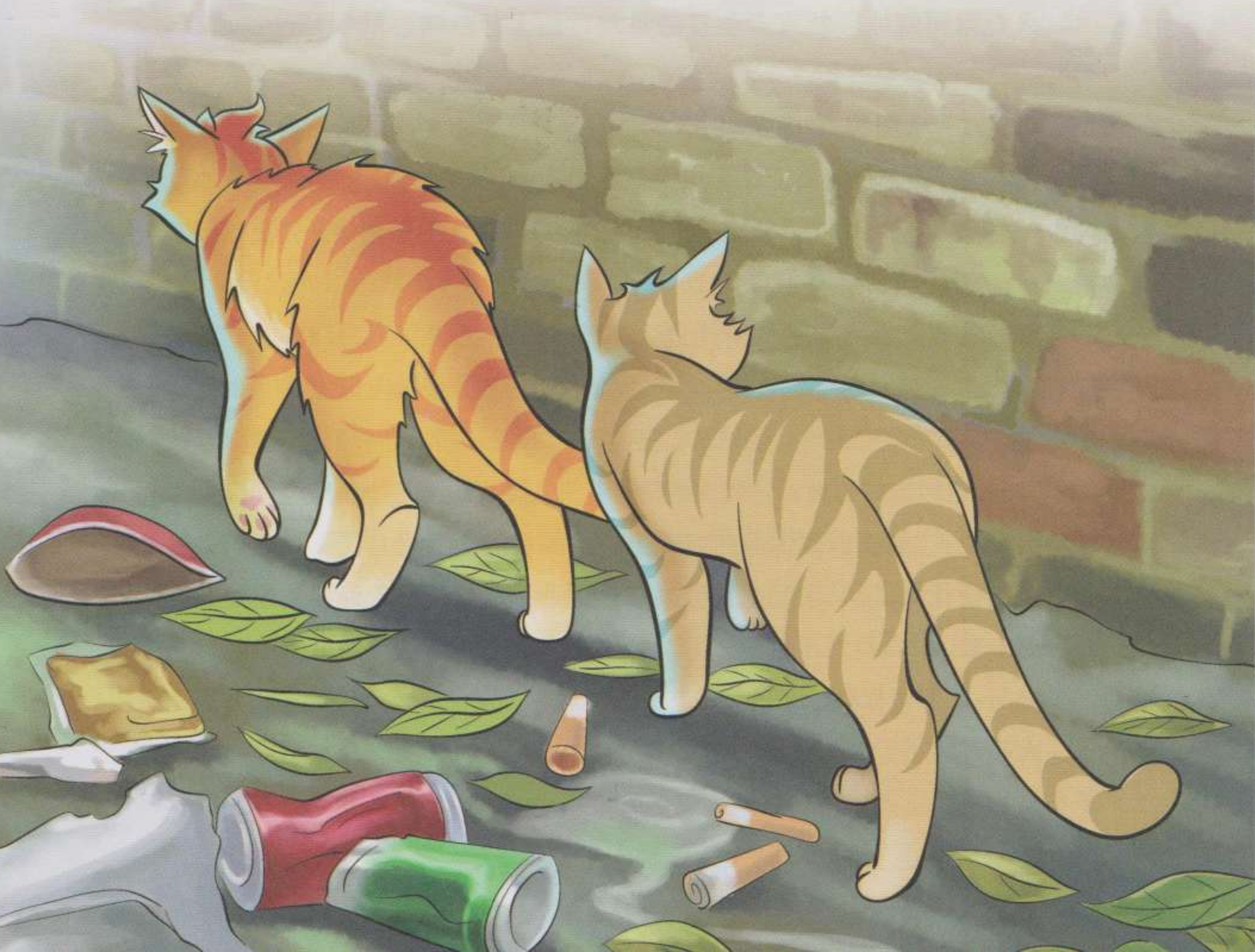
沙风突然小声说：“快看。”说着仰了仰鼻子。火心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望见白喉的尾巴一晃，从地面上消失了。原来那里有一条雷鬼路地洞。

火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幅场景就如同雷鬼路张开血盆大嘴，一口将那两只影族猫整个吞进肚内。

第九章　不可以！

火心倒吸了口凉气，说：“他们去哪儿了？”沙风说：“我们走近瞧瞧吧。”说着，她迈开步子朝影族猫消失的地方走去。

火心赶紧跟上。他们走过去，发现雷鬼路旁的地面陷进去了一个地洞，那里是石头砌成的从雷鬼路底下穿过的隧道。火心和灰条当初去找风族的时候曾经利用过这种隧道。沙风紧紧贴住火心，两只猫顺着隧道的斜坡往下爬，一边爬一边小心谨慎地四处乱嗅。怪物们从头上的雷鬼路疾驰而过，卷起的风直冲火心的脑门儿。这里雷鬼路的臭味很浓烈，但他仍能嗅出影族猫的新鲜气味。他们绝对是从这条路走的。



隧道很圆，内部墙壁是灰色的，大约是两只猫叠加起来的高度。路沿儿下部的一半长满了苔藓，很明显，刚入新叶季时那场洪水也淹到这里了。不过现在隧道里倒颇为干燥，地上散落着树叶和两脚兽的垃圾。

沙风问："你以前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火心摇了摇头说："影族一定是从这里经过，前往'四棵树'的。"

沙风说："从这里走就不用再躲避怪物了。"

"难怪小云坚持要独自穿越雷鬼路。这条隧道是影族的秘密，他们一定不想让别的族群知道。我们回营地去向蓝星汇报吧。"

火心冲出隧道回到树林里，不时回头招呼沙风跟上。两只猫径直沿着回家的路奔跑。当他们越过两族边界回到雷族领地时，火心心里的大石头才算落了地，感觉轻松了许多。不过，自打从小云那里得知影族流行疾病的情况后，他一直在犯嘀咕，怀疑河族是否也能规规矩矩地守在他们族界的那一边。

火心跑回营地后便直奔蓝星的巢穴，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通禀："蓝星!"

蓝星在里面回答："嗯?"

火心顶开苔藓走进去，看见蓝星正躺在窝里，爪子垫在胸脯下面。火心立即说："我们无意之中在影族领地里发现了一条隧道，那条隧道从雷鬼路下经过。"

蓝星吼道："我希望你没有走进去。"

火心迟疑了一下，他本以为蓝星会为这个发现感到兴奋，没想到她的语气中竟然充满了苛刻和责难。他结结巴巴地说："没……没有，我们没有进去。"

"你闯进影族的领地，这也太冒险了。我们可不想惹恼他们。"

火心说："如果影族像那两名武士所说的被疾病困扰，我觉得他们也顾不上我们做什么了。"不过蓝星似乎没有听见，怔怔地望着外面，明显在想自己的心事。

她问："那两只猫走了吗?"

火心解释道："是的。他们就是从那条隧道走的，我们跟在后面才发现了那条隧道。"

蓝星点了点头，淡淡地说：“我知道了。”

火心仔细打量着蓝星的眼睛，想从里面搜寻出哪怕一点点同情的迹象。难道她对影族的病况一点儿都不关心吗？火心忍不住问：“我们把他们遣送回去，这件事做得对吗？”

蓝星生气地说：“那还用说！我可不想让疾病在营地里再度传播开。”

火心心情沉重地说：“是啊，这话倒也不错。”

就在他转身离开时，蓝星说：“先别把这件事说出去。”

“遵命。”火心说完走出巢穴。他想不透蓝星为什么要保守这条隧道的秘密。毕竟，他发现了影族边界上的一个薄弱点，而这个薄弱点对雷族来说就是一项优势。虽然他觉得不该趁虚而入，在这种时候攻击他们，但对这片森林里的环境多了解一些总归是好事啊。火心叹了口气，忽然见沙风冲过来。

沙风问：“她说什么了？她对我们发现隧道这件事感到高兴吗？”

火心摇了摇头，说：“她让我保守住这个秘密。”

沙风惊讶地问：“为什么？”

火心耸了耸肩膀，继续朝武士巢穴走去。沙风跟在后面问：“你没事吧？是因为蓝星吗？她还说了什么？”

火心意识到自己对蓝星的担忧过分流露了，于是他低头舔了一下胸脯，然后抬起头强打精神说：“我得走了。我答应过下午要带云爪去狩猎。”

“我能和你一起出去吗？”沙风的眼里充满了关心，接着又说，“那会很好玩的，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同外出狩猎了。”说着，她冲学徒巢穴那边点了点头，只见云爪正躺在太阳底下打瞌睡。“他肯定需要点儿锻炼，你看他的样子越来越像柳带了。”然后她开玩笑说，“他一定是名优秀的狩猎者！我认为在所有族群里，还没有哪只猫像他那样肥胖。”

沙风的语气中没有丝毫恶意，但火心却觉得脸皮发烫。云爪身体的肥胖程度和他的年龄的确不相符，尽管所有学徒都在猎物丰盛的绿叶季里敞开肚皮吃，但云爪要比其他学徒胖得多。火心说：“还是我自己带他出去好了，最近我一直没怎么管他。我们换个时间出去怎么样？”

沙风热情洋溢地说：“随时奉陪，我还能再为我们捉一只兔子。”火心看着她眼里调皮的神情，知道她说的是那次他们一同狩猎时的事。那时森林里

的积雪还很厚，沙风展示了令他吃惊的速度和技能。沙风戏谑（xuè）说："除非你自己能捉一只兔子来让我看！"她用尾巴在火心的脸颊上拂了两下，转身走开了。

火心目送她离去，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说不出的欢欣。他晃了晃脑袋，向云爪走去。只见云爪一脸睡意，弓着背伸懒腰，由于用力过度，四条腿都在颤抖。

"你今天出去了吗？"火心问。

云爪回答说："没有。"

"那好，我们去狩猎。"火心说。云爪显露出一副只想躺下来晒太阳的神情，火心看在眼里，心里很烦躁。他说："你一定饿了。"

云爪回答："说实话，我一点儿都不饿。"

火心迷惑不解：难道云爪从猎物堆里偷猎物吃了？依照武士守则，学徒只有在为长老捕完猎，或者和老师外出训练回来后才能吃东西。火心随即撇开了这些念头。没有猫看着云爪，这些对他来说简直形同虚设。火心说："嗯，既然你不饿，我们就去训练沙坑练习格斗技能，等训练完后再去狩猎。"

说完，火心不等云爪有机会反对，便朝营门外奔去。他听见身后跟来云爪重重的脚步声，但他既没有回头看也没有减慢步速，一口气奔到了训练沙坑。他跑到沙坑中央站住脚步，虽然沙坑里有树荫，但依然闷热。云爪爬进沙坑，抖去沾在他那长毛上的灰土。火心命令说："向我攻击。"

云爪瞅着他，皱皱鼻子，说："什么？向你攻击？"

火心回答说："是的，就把我当作一名敌方的武士。"

"好吧。"云爪耸了耸肩膀，随随便便地向火心冲过来。他那圆鼓鼓的肚子延缓了他的速度，令他的小脚爪深深陷入沙土地里。火心静静地等着，等云爪终于跑过来时，他很轻松地往旁边一躲，云爪来不及收势，一下子跌了个狗吃屎。

云爪爬起来抖了抖身子，又打了个喷嚏，喷出鼻孔内的灰尘。

火心说："太慢了，再来！"

云爪趴在地上大口喘气，眯缝起眼睛瞅着火心。火心不敢怠慢，心里暗自赞叹他目光的锐利——看起来云爪的态度这回才认真起来。只见云爪跳起

来扑向火心，身子在半空中一扭，落地时后腿踢中了火心。

火心一个踉跄，费了好大力气才没有摔倒。火心随即前爪横扫，便见云爪飞了出去。火心夸赞说：“这回还像话，不过你没有防备对方的反击。”

云爪倒在沙地里一动不动。

火心说：“云爪?”虽然刚才自己出手较重，但肯定不至于伤着他。云爪的耳朵动了动，但没有起来。

火心心里一惊，急忙赶过去低头探视，只见云爪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云爪有气无力地翻个身仰天躺着，开玩笑说：“你快要杀了我了。”

火心哼了一声，训斥道：“别浪费时间了，严肃些!”

“好啦，好啦。”云爪气喘吁吁地爬起来，“但我现在饿了，我们能去狩猎吗?”

火心张开嘴巴正欲呵斥，一转念想起白风的话：“他一旦准备好，将会学得很快。”也许自己在训练云爪的问题上该顺其自然吧，现在为此争执也是白费口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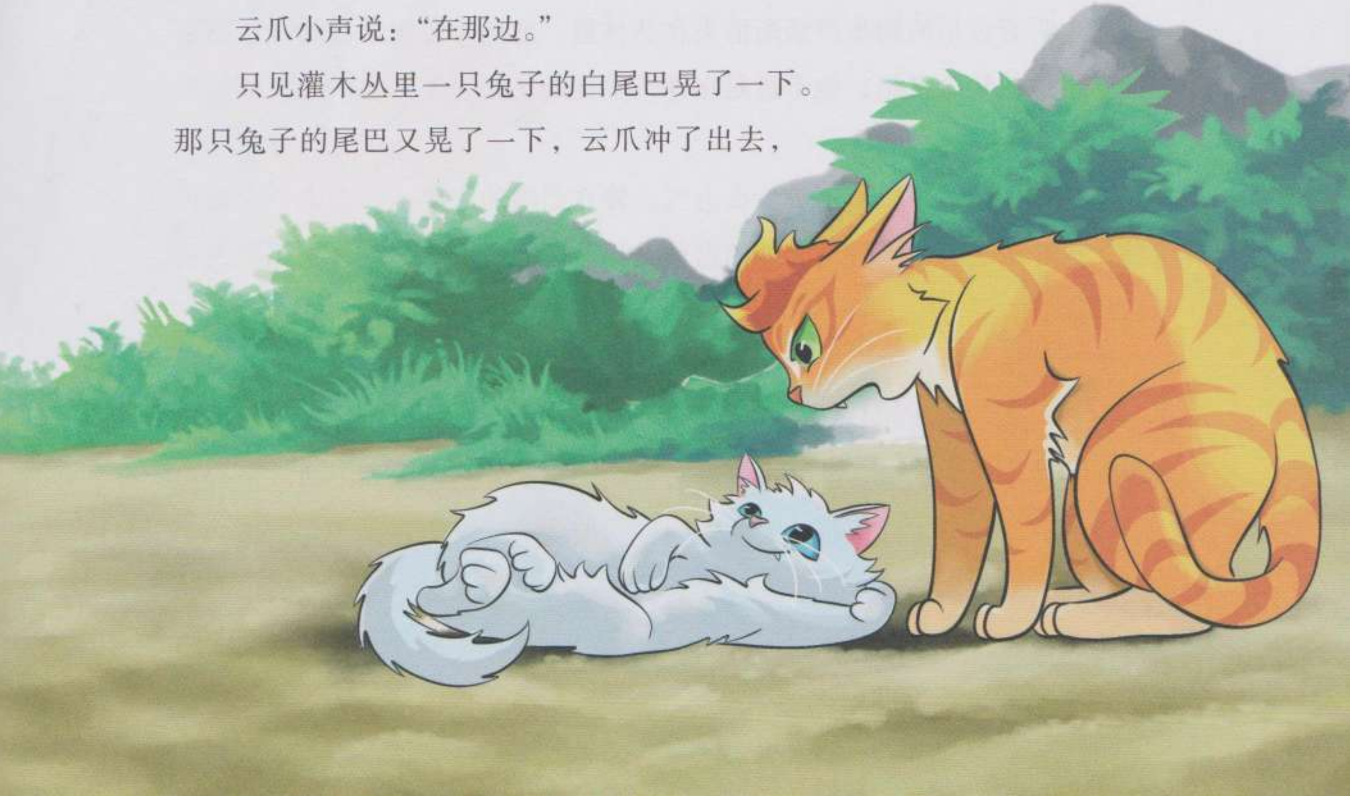
“那么走吧。”火心叹了口气，带着云爪走出训练沙坑。

两只猫走进森林，云爪嗅了嗅空气说：“我闻到有兔子。”火心仰起鼻子嗅嗅，学徒说得没错。

云爪小声说：“在那边。”

只见灌木丛里一只兔子的白尾巴晃了一下。

那只兔子的尾巴又晃了一下，云爪冲了出去，



脚步重重地踏在丛林里干燥的地面上。那只兔子听见响动，嗖的一下钻进灌木丛。云爪追了过去，火心则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云爪经过的地方，便见香薇枝叶一阵摇晃。云爪追丢了兔子，停下脚步大口喘气。火心失望极了。

火心嚷道："你还是幼崽那会儿都比现在捕得好！"他暗自庆幸沙风没有和他们一起出来，否则如果被她看见自己的学徒沦落成这样一个蹩脚的狩猎者，那他简直羞得无地自容了。

这次云爪没有犟嘴，他低声说："对不起。"火心心里一股同情之意油然而生。看起来这次云爪确实尽力了，他觉得自己的学徒最近退步这么厉害也和自己疏于管教有关。

云爪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去狩猎呢？我保证一定能捕回一些猎物。"

火心端详了他老半天。按道理云爪在狩猎方面不可能一直都这么差劲，因为他的样子与族群里其他猫相比可以说是营养过剩。也许他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表现得会好一些。转念间，火心已打定主意，决定要跟在后面看他究竟如何狩猎。于是他同意了："这倒是个好主意。记得晚饭前回来啊。"

云爪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慌忙答应说："那还用说，我保证不会迟到。"火心听见云爪肚子里响起咕噜咕噜的声音，心想：也许饥饿能使他的技能纯熟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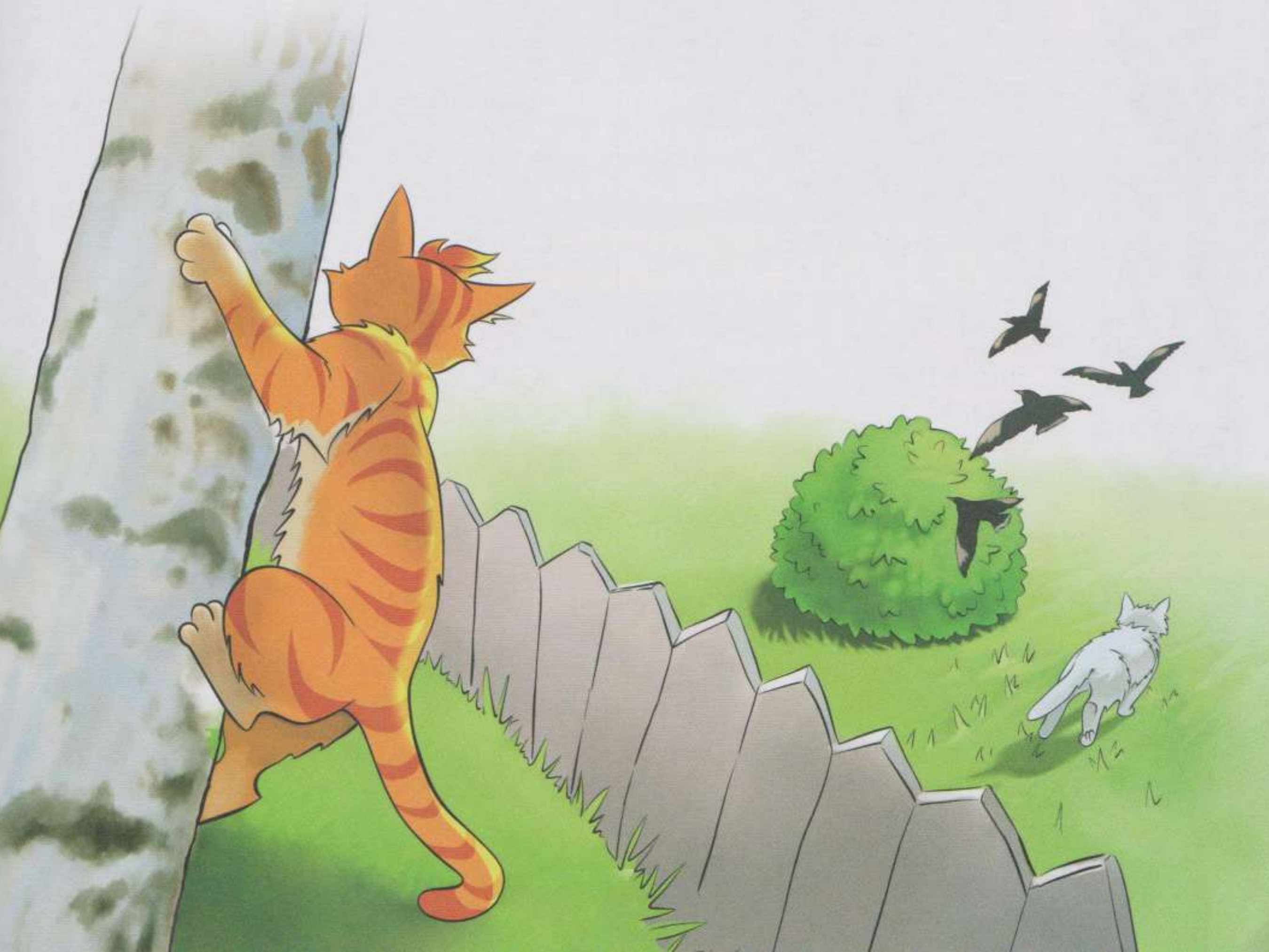
火心听着云爪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丛林里，忽然为监视学徒的想法感到羞愧。不过他转念又想，他不过是在评估学徒的技能罢了，每一位老师都会这么做的。

在松林里追踪云爪不用费什么力气。耸立如塔的松树下，灌木长得稀稀落落，火心从老远就能看见云爪的白色身影。树林里有许多鸟，火心以为云爪会停下来大展身手。

但云爪却一路疾奔。考虑到他那圆鼓鼓的肚子，他奔行的速度倒着实让火心惊讶。云爪跑出松林进入橡树林，过了橡树林就是两脚兽地盘了。火心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继续走，两脚兽花园周围的篱笆就在眼前。云爪是要探访他的母亲公主吗？她的家就在附近。但此前云爪为什么没有提过公主呢？而且，如果他是来看望母亲，又为什么要说是狩猎呢？云爪应该知道如果他实话相告，火心会理解的。

谁知云爪在公主家的篱笆前转了个弯，沿着两脚兽巢穴继续前进。这下可把火心弄蒙了。只见云爪只顾埋头赶路，就连路边飘过来的老鼠香味都不予理会。云爪走到一棵白桦树前攀了上去，沿着树干爬上篱笆。他的肚子在身子下面颤颤巍巍，几乎让他站不稳脚。火心想起黑条的讥笑，心里一沉。也许花园里的鸟真的就合云爪的口味那也说不定。他必须告诉云爪，族群猫不能在两脚兽地盘里猎食。星族给了他们这片森林，那就是他们的食物仓库。

云爪跳进篱笆。火心迅速攀上白桦树，所幸树叶浓密，藏在树上不怕被发现。他朝下望去，看见云爪昂首翘尾地从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走过。云爪经过一小群八哥时，八哥们扑扇着翅膀四散飞去。云爪连头都不转一下。火心感到血液直涌上耳朵。如果云爪不是来吃花园里的鸟，那他来这里干什么？接着，眼前的一幕吓得他目瞪口呆。只见云爪坐在两脚兽巢穴外，发出尖厉的、可怜的哀号。



成语填填圈

心（　）如（　）

形容极为焦急。

不以（　）（　）

表示不同意或否定。

（　）罢甘（　）

好好地了结纠纷，不闹下去。

提（　）吊（　）

形容十分担心或害怕。

形同（　）（　）

形容事物空有外貌而无实际效用。

爱（　）能（　）

心里愿意帮助，但是力量做不到。

意（　）风（　）

形容精神振奋，气概豪迈。

虎视（　）（　）

形容贪婪而凶狠地注视。

若（　）其（　）

形容不动声色或漠不关心。

（　）消（　）散

比喻消失得无影无踪。

（　）（　）以鼻

表示轻蔑，看不起。

（　）灰（　）冷

形容失望至极，失去了进取之心。

答案下期见哦！当然你也可以动手查一查。

没看过《猫武士》
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猫武士
呼唤野性
午夜追踪
预视力量
第四学徒
日光小径
学徒探索
迷失群星

猫武士
42 册

一个风靡世界的励志故事
一部讲述成长哲理的作品
让你从此对猫儿另眼相看

欢迎进入由猫主宰一切的《猫武士》世界

猫武士外传 17 册

熊猫勇士
Bamboo Kingdom

熊猫勇士 6 册

勇士之地
BROKEN PRIDE

勇士之地 6 册

狗武士
绝境求生
SURVIV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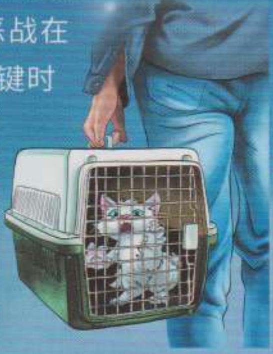
狗武士 12 册

SEEKERS
熊武士
SEEKERS
熊武士

熊武士 12 册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10

下集预告



云爪因贪吃两脚兽的食物，最终被两脚兽捉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被流放的虎掌终于露面，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火心命悬一线，关键时刻灰条带领河族众猫前来营救化险为夷，而虎掌却趁机逃跑了。云爪的离去一直是火心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痛，他真的就这样离开了？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中国环境标志
CHINA ENVIRONMENTAL LABELLING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报刊
官方旗舰店

ISBN 978-7-5148-7949-0
9 787514 879490 >
定价：15.00 元